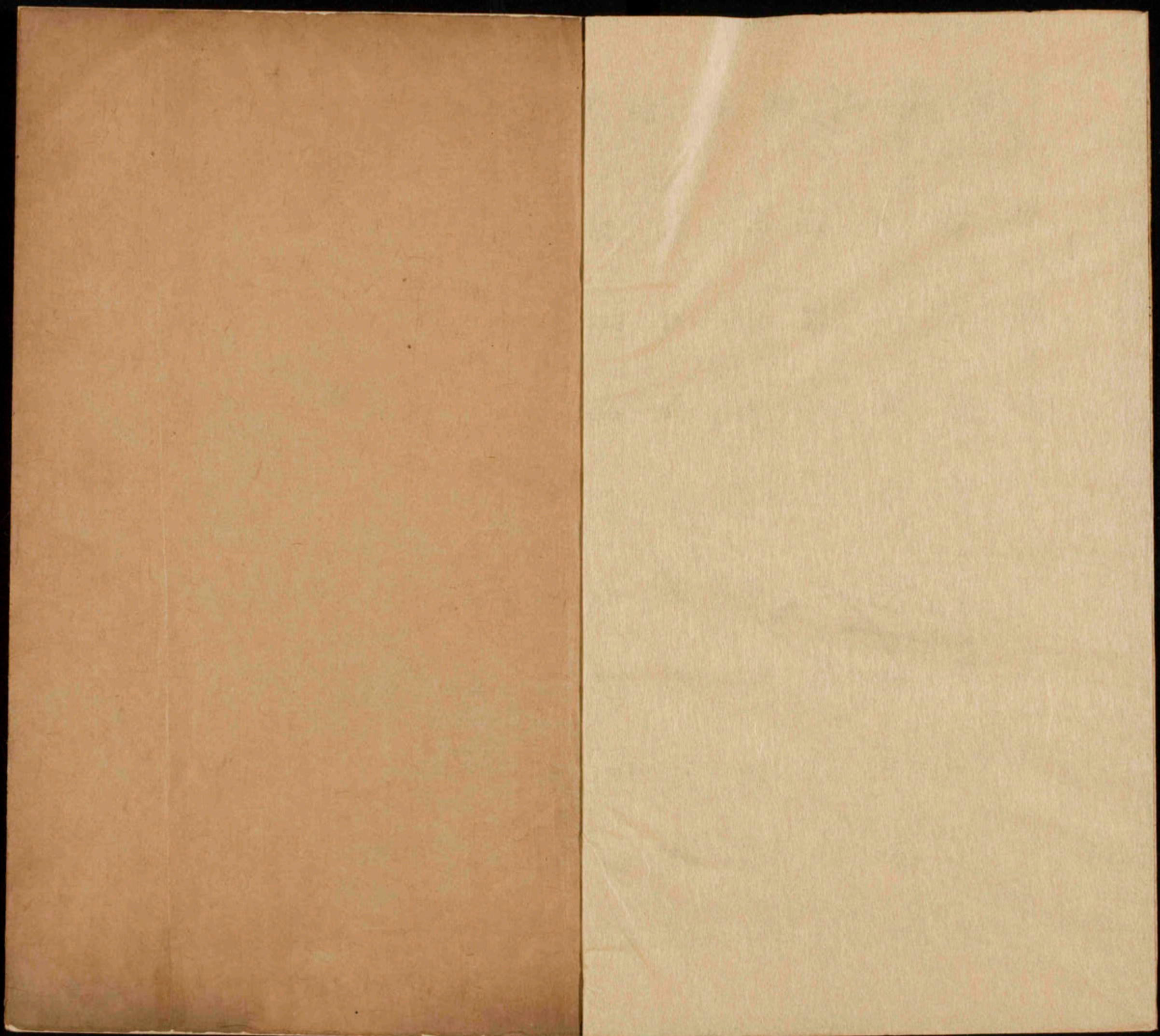


羅文恭先生集鹿忠節夫子批



念菴羅先生集卷之五目錄

竹

記二十二



龍場陽明祠記

幻悲閣記

尊經閣記

韶州南軒書院記

富田文山祠堂記

寶慶忠節祠記

寧國府學門記

南譙書院記

水雲樂丘記

韞齋記

依仁堂記

安湖書院記

東溪記

前王村新墓記

雪峯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峽江練公祠記

陳氏遺忠祠記

少林寺初祖殿記

石鐘山記

戰馬記

崇仁新建兩城記

六辨

龍場陽明祠記

陽明王先生揭良知之學倡于天下天下之人師其
說而鼓舞不怠者所在祠之無問會至其地與否龍
場故謫宦處當時所居皆手自築樹其栖遲詠歌之
跡至今宛然能無思乎葺何陋軒君子亭之腐撓復
亭其北龕主以奉之者始于憲副雪山某公某撤亭
北壁夷坎剔穢中堂三楹旁翼兩序前為門題曰龍
岡書院周垣繚之守以傳人者侍御麟陽趙公錦趙
為先生鄉人有氣節而又嗜學故其勤若此祠成致

卷之二
後錄

侍御之命索余記者爲憲使仰齋胡公堯時增飾未
備親視其役復自爲文以祀且遣使速記者今巡撫
都御史須野張公鶚翼與憲使龍山張公堯年參政
楓潭萬公虞愷學憲高泉謝公東山也余嘗考龍塲
之事於先生之學有大辨焉夫所謂良知云者本之
孩童固有而不假於學慮雖匹夫匹婦之愚固與聖
人無異也乃先生自叙則謂困于龍塲三年而後得
之固有甚不易者則又何哉今夫發育之功天地之
所固有也然天地不常有其功一氣之斂閉而成冬
風露之槭薄霜霰之嚴凝隕穫摧敗生意蕭然其可
謂寂寞而枯槁矣鬱極而軋雷霆奮焉百蟄啓羣卉

茁氤氳動盪于宇宙之間者則向之風霰爲之也是
故藏不深則化不速蓄不固則致不遠屈伸剝復之
際天地且不能違而况人乎先生以豪傑之才邁往
之志振迅雄偉脫屣于故常於是一變而爲文章再
變而爲氣節當其倡言于逆瑾蠱政之時撻之朝而
不悔其憂思懇欵意氣激烈議論鑑訇真足以凌駕
一時而託名後世豈不快哉及其擯斥流離于萬里
絕域荒煙深箐狸鼯豺虎之區形影子立朝夕惴惴
旣無一可騁者而且疾病之與居瘴癘之與親情迫
於中忘之有不能勢限於外去之有不可輾轉煩贅
以成動忍之益蓋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於

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後如大夢之醒強者柔浮者實
凡平日所挾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實足以
增吾之機械盜吾之聰明其塊然而生塊然而死與
吾獨存而未始加損者則固有之良知也然則先生
之學出之而愈長晦之而愈光鼓舞天下之人至於
今日不怠者非雷霆之震前日之龍場其風霰也哉
嗟乎今之言良知者莫不曰固有固有問其致知之
功亦莫不曰任其固有焉耳亦嘗於枯槁寂寞而求
之矣乎所謂盜聰明增機械者亦嘗有辨於中否乎
夫良知虛寂無體其速發而善應不啻雷霆之鼓其
機而人之憂愉恐喜嗔順拘肆之態嘉惡出沒於胸

中日不知其凡幾又不啻一龍場也然未有知之而
動忍者彼其根株蔓引之潛滋而勉強格禁於既發
此雖困頓扼抑之極將亦何益於進退生於憂患死
於安樂豈亦有待其人乎蓋憂悔吝而後可以言備
過齊夭壽而後可以言脩身大受而不懼者內無所
係者也苦難而不入者近有所安者也龍場固傳舍
也先生遇之一以爲風霰一以爲雷霆非先生其人
荒烟深箐狸鼯豺虎故區而已矣誰爲過之誰爲祠
之世之勢位加於龍場何限考其所至猶傳舍然而
人之遇之者亦如逆旅之過日吾又未嘗不有感於
賢愚相遠而嘆先生厚自貽也先生去龍場四十有

三年而後有祠又三年而余始爲記須野公持節來鎮夷獠底定羣公當藩維之寄庶政脩和顧乃出榛莽履幽巉徘徊其地信宿不能舍去復走一介索鄙言於數千里外果何所慕也哉後之觀風者試思之

幻悲閣記

嘉靖壬午五月余與劉孔脩雷時孚共學大雲寺主機上人劉以世契雷爲余說尚書號莫逆交旁舍則蕭其士艾于中雖異火居然飽而嬉夕而游必此四人俱非抵掌而談時事歎而誦古文而其年俱長余謹兄事之居兩月各以事解去當其去也由山然屢顧而後能別蓋不知其屋之虧蔽與湫隘也明年冬余與劉至寺書機上人墓碣又明年雷以瘵卒

乙未艾客死信豐而劉以丁酉病不起三年己亥余再至寺訪其故處有閣巍然有圃蔚然余仰而登俯而瞰外之溪流山色無異於昔其下則化虧蔽爲䟽通易湫隘爲軒豁而此三人者長已矣不可復睹矣於是潛然涕下而悲不禁又因以悟爲佛之說者必且相啜固莫知吾之所爲悲者何也凡爲佛之說者以破除世界爲宗彼所謂世自其流傳不斷言之者也彼所謂界自其分別不混言之者也其意以爲凡人之有身皆緣情想之注而身之所貪著者皆因割據之明前後相汭彼此不相假而吾與人始多事矣

今視此三人者自其少而壯壯而老已不能自必於其身況其身之後乎又況後此三人者乎而吾與此三人所居者其爲虧蔽湫隘此地也其爲䟽通軒豁此地也彼易其視者土木之飾終爲劫火餘燼耳從而推之凡物之美惡得失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凡人之厚薄踈戚者果異是耶又從而推之則凡所謂不壞者果何物耶若是則焉往而不爲世焉往而不爲界亦焉往而不爲幻吾處於大幻之中乃爲今昔俛仰之悲以貽佛之嗤不已惑乎雖然幻者不得不幻幻何擇於悲悲者不得不悲悲何碍於幻是幻固幻也悲亦幻也若是則持佛之說者亦不免於惑矣乎自余去此而他遊也其侶衆其地易其日久皆有甚於此者矣然而獨此爲悲則是交物之始所謂創見焉者也凡創見者先入以爲主而寓意重及其稔也緣習以俱忘雖然有物奪之則漫交者亦不能爲悲故少能記憶老則健忘其精專之故也嗚呼安知後之不爲悲者之不迷於幻也耶若是則又何惑於悲於是題其閣曰幻悲而追書以警學佛者建閣爲機之徒尚聰道正二人勤苦不懈凡可以起廢者不遺餘力而正又知持佛之說故余樂與之記記成於乙巳四月後閣成之十有六年

尊經閣記

經之爲教古矣經之名則非古也經之爲道尊矣經之尊則非古也古者聖王欲人各得其本心以明倫也聯之以比閭族黨之師羣之以學校庠序之地齊之以智仁聖義中和之德異之以孝友睦婣任卹之行而節養磨揉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其所以節養而磨揉者則習禮之進退升降周旋俯仰之容以束其體合樂之疾徐清濁屈伸綴兆之度以平其氣操射御勞役之事精書數煩細之業以出其知力長其技能使通達而不滯於方安便而不匱於用蓋接其精神而有可師承其指意而無難論其教之行有出於名位之外者是人即爲經未有經之可名也及其學成而授以政也則饗親養老勞農讀法所以行

吾之禮也殷薦陳風敷言興道所以行吾之樂也選材斷獄治賦執馘所以行吾之射御與書數也蓋衰則以憲老禮之沒則以樂祖祀之其道之尊有出於名位之上者是經即其人未有經之可尊也及周之衰教弛道喪孔子生於魯而魯則周公之遺也易象詩樂之書猶有存焉孔子悲列國不皆魯而後世不可以無遺也自衛反魯正其舛雜而竊取之義莫大於春秋然猶曰載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蓋深慨無能自致夫節養磨揉而徒託之於經焉爾孔子沒未及百年諸侯去籍處士橫議其紛裂而捐毀不待秦

以絕

火之爲烈也夫人亡經存猶爲糟粕而又出於煨燼
之後緝於蠹蝕之餘是所存者千百之十一耳然千
載之下有欲窺古人精神指意之所歸與當時士大
夫出處之所及者尚有所據以得其彷彿然則經之
必明於後世與後世必經之是尊者豈得已哉漢唐
而下訓詁專門人皆數十百萬言其於經也蔽昧剽
剽而靡所助其去煨燼蠹蝕亦無幾也雖然今之爲
經未有困以數十百萬言之皆通者有能諷誦其義
脩飭其身苟不至於蹈戾卽爲今人所取材而或善
講習之語工程試之文苟不至於背時即可不棄於
有司固非若古之區婁盤辟刑酢受以爲禮付博
考屢擇持鈞調以爲樂而又縱送趨驟推布行經以
爲射御書數其從事爲甚密其計時爲甚專也然未
聞人之可尊如前所云者出乎其間而甚則賓興常
期數百里之邑曾一無以應明詔豈節養磨揉卒不
可廢經雖存亦必有待其人乎吉水令石首王君之
誥以明經起家興學禮士而丞以長沙陳君時中繕
治起廢之才嘉靖丙午冬值令入 觀邑以無事建
尊經閣於儒學之後高幾四尋廣踰六咫而深與高
稱不關公儲旬月就緒明年王君返翼以兩廂薨闈
檫楯具備且飾未幾丹徒朱君錫來爲學諭日督學
者講習而程試之然尤拳拳於古人之說又以爲經

心之五

經上

之不完則閣猶虛器也既三年將齋膳金入大學躬
 市之白于巡按御史曹君忭復得罰鍰若干以行明
 年辛亥至自大學遂有漳州之命乃礮石謁余文記
 其役余惟孔子之於六經猶后羿之彀率王良之範
 馳驅也為羿與良者非必率範之拘也然舍率範無
 以造乎羿與良六經者吾心之率範也即經求之而
 吾心存焉其弗槩於吾心者必經之言有不盡也而
 不可以不反之吾心即吾心求之而經存焉其不合
 於經者必吾心之誠有不盡也而不可以不準之經
 反之吾心而後得孔子之全經雖謂經無損於煨燼
 蠹蝕可也準之經而後得吾之本心雖謂經有補於
 節養磨揉亦可也以經為節養磨揉之具則質之偏
 者不得不移習之深者不得不變立其大以致明倫
 之實而出其餘以應令甲之求凡吾之悅諸心者不
 啻聞簫韶於齊庭而言動可則唐虞揖遜於一堂也
 凡吾之研諸慮者不啻觀河圖於周室而喜怒不僭
 周孔刑賞於兩觀也始之以為節養磨揉之具而卒
 冲融流動於精神指意出處措設之間蓋經之可尊
 者固如此若夫皮閣之嚴亦猶古者懸象魏而狗以
 木鐸固有司之所不廢也諸君烏得而已諸嗚呼學
 者其毋盡其力以自棄於今將務反其本以自進於
 古也哉其無比經於虛器也哉朱君所市御製書之

爲卷幾經之爲卷幾子之爲卷幾史之爲卷幾集之
爲卷幾總爲卷幾嚴倚大櫝歲數于有司授代必稔
歛舒必時任在來者

韶州南軒書院記

司馬晉江張公某鎮嶺南之二三年民夷大和兵戢不
舉考故正典以嚴神人曰惟余姓出南軒先生先生
實後文獻韶無特祀不可以檄郡守於是韶守南寧
陳君某祇相其役建南軒書院城中爲希顏堂若干
楹門垣寢庶牲帛器物咸秩以度訖工陳以余厚善
俾爲之記且曰幸有以告希先生者昔者誦先生之
言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義者無所爲而然意之

義利
辨

活現

大慙誰
知負

所向涉於有爲皆不免於利之也當是時余持虛
妄之見而未嘗實致其力以爲吾之日用苟未至於
有所爲斯已矣而豈必盡絕於其意意之所向苟未
沉溺斯已矣而豈能遂無少於偏故聞沉溺而害甚
者若將免焉而自視固義之歸也巳而求之動靜之
間而後負大慙焉夫天之於人不能無食色居室貨
財以相養則亦不能無爵位聲譽技能以相別也吾
以有生重其累而又以有知雜其誘以外誘之知而
觸有生之累其心旣無以自勝矣則亦不得不從而
寄寓其間故意之所向不之於食色則之於居室不
之於貨財則之於爵位聲譽技能而心之無所爲者

五不最
深處

卷之五
五卷

紛紜矣方其始也固知其不可以相兼也及其緣
釁當機轉輾依附失者之慄得者之燥營營然且滅
且生而不知悟也然以其虛妄之見則亦豈無驅逐
懲創之力哉惟其強於暫者不能自必於其久勉於
外者不能盡忘於其中吾之日用以為未嘗有所為
者乃其勉強之少間而意有所向固即彼之所以為
沉溺特吾有以文之不若彼之暴露焉耳嗚呼植其
根而惡其枝蔓濬其源而禁其末流豈徒無益而已
哉不知吾心之無所為足以自勝而不羨於彼者自
作止食息以至出入進退之有節也可以免於從逆
之凶自應酬宰制以至家國天下之有道也可以周
其一體之愛用之而不見其窮測之而不見其兆極
於天地而不為大橫乎四海而不為遠傳之萬世而
不為久貴而無足以為榮賤而無足以為辱生死而
無足以為變而輕重低昂之勢有不待於論量者而
以較吾之所謂營營此何啻康莊之於荆棘清泚之
於汗淖也而猶以驅逐懲創之力交戰而迭為之主
不已深感而可哀矣乎嗟夫三代而下父厚於慈而
子薄於孝君德其下而民慢其上及僭闕墻之怨譁
張讒誣傾奪爭鬪之禍接踵而不休者果孰為之其
能足以自勝而不屑於免已者幾何人哉此先生不
能已於言也吾因慙於先生之言而有憤焉孔子曰

慎於此

卷之五
五卷

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今之有以小人相毀者夫
人莫不怒之夫直毀之而已不必其嘗爲也而顧以
怒焉怒而不出於僞是人之不可爲而利之不可
懷者夫人而知之也有以君子相譽者夫人莫不喜
之夫直譽之而已不必其能爲也而顧以喜焉喜而
不出於僞是君子之不可不爲而義之不可舍者夫
人而知之也知小人之不可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
免於食色之類則是可怒者又將望而趨之知君子
之不可不爲矣而吾之所喻或不出於天下之公則
是可喜者又將違而去之夫喜怒之於毀譽若彼而
於其身又若此非弗思之甚也乎以余之不肖懼人
之不相遠也故不諱其慙憤者而具以爲告雖然苟
未有志於希先生者亦孰聽而信之哉先生蜀產而
楚寓也非文獻無所徵於韶非欲希先生韶不必於
特祀嗚呼即祀事之行可以知其人之辨已

富田文山祠堂記

文山先生生於廬陵富田出而仕遭廻於臨安更歷
筠宣洪虔湖南諸地赴國之難間關於平江毘陵真
揚閩浙流離顛頓於空坑五坡嶺海之間而死於燕
京之柴市世以先生之死足以鑒萬世之人臣也踪
跡所至皆特祠嚴奉之而郡中祠故不特其在富田
則又隘迫至無以布俎豆君子悲之將毀淫祠以就

其役持議不果久乃特祠于郡東之螺山富田去郡稍遠無相問者夫先生功行應祭法其缺典猶若此今佛老之廬一郡至數十而一廬直且千萬獨不之厭曷故耶士庶服舍有定制閭里憑凌貲畜居擬王者而先生爵列上卿茅茨不掩觀風者亦將謂何今祠堂廣三十餘尺後寢前廊僅可旋武則嗣孫熙請於分巡叅政張公元冲得廢永寧寺基而半給公帑始議而盡力者富田巡檢蔡五美也蔡以微官乃急其職之所不及彼何求哉議之始在某年某月歷數年重門猶不能備蓋熙之獨力也或言先生捐身死國何有於家矣社已屋而故鄉乃享特祀夫豈其所

可以不死

欲哉嗚呼是固先生之心而非所以事先生也海上之役同侶踣瘁藁寓題識悲不自勝此亦先生之心也而桑梓粉榆不戒剪伐臯陶殄而若敖餒吾心其忍乎猶子吾兒之語固知不甚遠於人情矣蓋當其在國國為重而身為輕及其不採悲其身者亦何以異於悲人之國而豈悻悻於溝瀆之見哉使元果於殺黃冠故里出備額問彼固以箕子之事自處而摧殘以畢旦夕之謀引決以絕飲食之奉取必於一死而不免矯俗以立異宜其甚不屑矣惜也言不卒驗使萬世之下徒仰其忠而不見先生之大比之取必於一死者之所為而未深知其心則事會使然

今古

信一信

也夫取必於一死者大抵激發於意氣蹙迫於利害
拚割於倉卒而是三者又多係其所遭謂非忠於事
主固不可槩之以大則未也功名滅性忠孝勞生非
先生語乎必至於是而後謂之有悟夫有悟者生貴
乎順不以生自嫌死貴乎安不以死塞責與人同情
而不爲人情之所牽人皆易從而非示人以絕德此
先生之忠所以爲大而謂有擇於故鄉之祀與否固
非訓矣神遊八極無乎弗在風馬雲車亦或徘徊先
世丘壠而歛歔過其故鄉歲時烝嘗隨感而至有不
望之洋洋者乎夫忘家而家存捐其身而身乃萬世
司其姓者或以不獲露昭穆效駿奔爲深耻而當時
赴難之人竊伏鄉園首鼠喙息敢於負國者抑亦何
限卒之煙沉漸盡迄無噍類使人入其里聞姓名即
唾詈之縱令子孫有遺亦不敢直書爲祖故墅雖存
曾不得享麥孟之獻其於得失何如哉嗚呼此亦萬
世之鑒也因大息而附于記

寶慶忠節祠記

論事者理常詘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於所勝
而病於所詘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
興不可取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爲以其不可強爲而
取必者橫於中則顧慮觀望之釁漸生而貞固迫切
之誠日損固有假雖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

痛扶

不可不

復身
卒後部

譏皆失之於利害之較大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於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於萬一不測之虞無寧覩面目以取償於歲月不可希與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於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於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於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彌憤雖比於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譬之垂絕不可求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敵氣之車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靡沸成風非有單辭微文之譙撻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首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爲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以成事者有矣未有能成天下之事而其身不能死者也故求成於事之可爲者非難求成於事之不可爲者爲難死於事之必可爲者非難而死於事之必不可爲者有甚難也公非其人歟公名如驥字

法發

德清舉淳祐十年進士歷宜春大冶兩縣簿壽昌軍判官轉教授知進賢縣改鎮東制置江東安撫二司機置文字所在俱有善政不爲赫赫之名最後用呂文德等薦擢寶慶其死事之狀郡史與家之志銘稍異按宋黃裳所爲志銘元兵將薄寶慶也公遣弟如駿歸曰吾旣以身許國不得顧先人宗祀矣汝其圖之涕泣與別復取考功印紙題其上曰謹將節義二字結果印紙一宗了却神遊何處澄江明月清風澄江指泰和故鄉也事亟矣書舍生取義一章于壁以明已志城將陷左右請迎降公叱之登子城投劄江

死郡人義而殮晉之明年建炎改元大學士上書

公功超五官贈敷文閣待制謚忠愍而郡史所云驅家口七人同死劄江志乃不載又二年弟如龍歸櫬與夫人鍾氏同葬不言死地豈志銘亦少畧耶公死宋故元不爲祠弘治丁巳巡按御史曾公昂檄郡守馬公自然具奏下巡撫都御史沈公暉議戊午合祀公叅政賀公祠中春秋行事著爲令而分守楊公逢春署曰忠節昭其實也嘉靖甲申邑人劉公魁判寶慶增祭田若干畝戊午撫苗叅政游公震得問俗敦典謂祠無碑無以垂遠而郡守郭公學書政先風教章隱勸來將事恐後復請于分守李公萬實謂洪先爲公郡人宜知其詳專使來請祠記祠故在郡東門

外洪武初特祀賀公賀名興隆長沙人嘗從總制胡
海洋克寶慶擒元將唐隆以功授寶慶指揮同知會
元左丞周文貴復寶慶賀與力戰死中鄉 高皇帝
聞而悼之贈行中書省叅知政事而褒死之詞擬之
巡遠榮光昭回堂廡有秩獨公死異代莫悉其事故
次第始末用補郡史之缺余嘗悲夫規計後利者多
忽持身之正誼而高談達節者輕決維世之大閑因
爲記而寓私慨焉嗚呼後之饋奠祠下者聞二公死
事低徊嚮慕必且得其不容解於心者而無復惑於
時勢之變將於是非利害之榮悴下尚有辨哉

寧國府學明記

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
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恒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旣
鮮而問其所入者恒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入而
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蓋嘗讀魯
論而疑之孔門以求仁爲教宜其言無異同也夷考
弟子荅問乃有大不然者克已復禮惟顏子得聞之
至仲弓輒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
三變抑又何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
一則亦不得不時其進而善誘之而後無扞格齟齬
違越不達之患資稟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
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

之所以爲心與卽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
師不能以授之弟子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卽吾
一人之身自少至壯自壯至老亦有不可得而必者
非徒一身爲然也卽吾一日之間自朝至晷自晷至
夕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况於人人哉故經營不周
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忘成心去故
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
謂艱厲矣雖然不如是不足以致曲而極深以吾之
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故曰人一己百人十已千得
門者寡在夫子之時已然吾何疑於今之世乎是知
魯論答問之不一者乃其所以爲教一而欲以一言
槩人不計真僞不量淺深獨倡羣和卽見成能伐異
黨同應聲擇合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
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
妙玄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寧國
府儒學在凌陽峯之南其形勢右昂左傾面午而道
出于子形家忌之建昌東源朱君自秋官大夫來守
是邦潔已愛人治行稱最旣多休暇乃日校視諸生
課業而口授之尤拳拳於藏脩之地築臺崇宇輔其
傾仄於是文昌閣辨志堂龍首亭旣而嗟曰形家
相宅數起於步猶學必有所從入之門也而向背錯
抵於法不可乃毀舊塗立新門於震方若曰庶其有

病
中

末
試

振起者乎工始於戊午某月又幾旬而告成復遣諸
生胡元澄齋書帛直走敝廬委之記且欲有以告諸
生俾知所由以入聖人之門者余觀朱君不憚更置
室闢之費以求形家之善利其於聖門所入豈有遺
哉夫不捐其故不可以圖新猶不改行不可幾於脩
業也彼可以力致者若易然矣吾之於學不有甚難
者乎談聖人之道之所從入若易然矣反其身求與
道合不限於資之所稟而各得其本心不又有甚難
者乎不惟其言之一而求其所至之不一歷艱厲而
底實際必自改行始能改行者可以由是路出入是
門不負於朱君也已朱君名大器舉嘉靖甲辰進士
是役也時誦而用不告匱事集而力不知疲其勞宜
特書而是時虞君某韓君某為郡倅江君一川為郡
司理皆樂其成朱與江出余同鄉而余於寧國又多
故交故委記也不能遜

南譙書院記

嘉靖己亥冬余如京師訪南玄戚君賢於全椒入南
譙書院會聚樂堂初成遂偕落之將行戚君率諸生
康貢等索余言為記且曰毋令他日忘斯遊也余諾
之未幾謫歸不果為後十二年為庚戌之冬戚君書
來理前語而余方病明年辛亥夏走使敝廬促日碑
久礮矣病不得謝因追書其事以復之憶落成之日

信已
有諸
之謂

諸生有問可欲謂善之旨戚君遜余余出所聞為荅
不以自疑聞者莫不首肯亦未有以余言為非者自
今視之固不勝愧發也夫所謂可欲云者猶曰自慊
云爾天之與我者至善也而不可以指陳於不可指
陳之中而欲言之以示人則亦不得不即人心之所
自慊與其所自疚者使自求之當人心之自慊也必
有可欲者存不啻如芻豢之悅我口而不容已焉苟
為不然胡為而不厭棄之乎故即其可欲而善可知
矣當人心之自疚也必有不可欲者存不啻如疾痛
之危身而恐相逸焉苟為不然胡為而不隱忍之乎
為然有指善而告之雖庸夫稚子亦將感激而動於
中不特改過者為然有指不善而告之雖元惡大憝
亦且沮喪而掩其外故曰此天之所以與我也異時
所荅固不能詳然於善不善之間不以自疑亦曰余
既已知之矣而十有二年以來謂之知善矣而自慊
或不在是是未嘗知其可欲也
不知善之可欲猶不知芻豢之悅口者未嘗遇芻
豢焉耳世有遇悅口之味而不好者乎則亦未嘗知
善之類也謂之知不善矣而自疚或不在是是未嘗
知其不可欲也
不知不善之不可欲猶不知疾痛之
危身也
不知疾痛之危身者未嘗蒙疾痛焉耳世有

照可
問以
下自

虛賦

卷之六

蒙危身之禍而不惡者乎則亦未嘗知不善之類也
未嘗知善與不善而不以自疑人亦不以爲非何也
此出于口彼入于耳皆未嘗求諸已故也夫以庸夫
稚子之恫愚猶知感激矣而出於口者顧無得於體
會之餘以元惡大憝之悍厲猶知沮喪矣而入于耳
者竟無得於悔悟之後則又何也天所與者爲性而
求諸已者爲學彼庸稚陋惡之可與於知者天性之
所以不泯出口入耳之不足以爲知者以其無益於
學而又適以害之也知口耳無益於學而後知求諸
已者之爲功余勉焉而未之得也有能終免於愧心
乎而尚可以自言若諸生則亦自有其器業

士於學建之師長別之齋署厚之餼稟肄之器業

謂備矣有司推法外之意擇名勝而館穀之以有
院之役毋亦曰善游息之地以順遂其性將無有相
觀而善者出於其間近之足以善鄉國而遠之足以
善天下其猶勞來弛張之道哉而諸生者亦既羣聚
而樂其成矣苟於善不善之間萬一有如余所言者
惟口耳之傳而莫知在已之所得不亦負有司之望
而重養士之累哉是在戚君倡率之者如何也書院
舊爲尼菴嘉靖壬午有司逐其侶而屬之學後署爲
南譙書院前廡後寢庖湏有序繚以周垣垣下爲池
外爲門而聚樂堂在其左出羨帑而嗣葺之者清屯

御史項君瀾巡鹽御史陳君縞吳君悌知縣李君舜
民董其役者義民彭齡吳橋王釗堂則士民所自治
也全椒邑僻而曠惟此地溪谷稍遠近以戚君之故
遊人過客無虛歲諸生相從登眺於斯有如誦其愧
心之言而取以相益又思有以正之則是記也獨舊
遊之私而已乎

水雲樂丘記

樂丘故浮圖也在永豐雙江橋之東異時有名僧善
望氣者過之曰後百幾十年當有異人處其下其後
語洩窺竊者漸起乃造浮圖高數十尺鎮之鄰浮圖
世爲聶氏聶氏水雲先生豁達人也平居自視恒不
欲下人聞名僧言適其期意謂惟已足以當此而浮
圖故若有相待者其西距先墓數十武故居據其中
所謂歌哭聚族者無瞻望不及之恨則旣心樂之嘉
靖辛卯先生卒其子丹徒君洪與其季憲副君豹市
地易浮圖以明年之冬治玄室又幾年母鄒夫人卒
并奉以祔於是內而附郭與外而飾表衛者得備乎
禮復取公叔所云樂丘者名之以著先生之心余嘗
因憲副君聞先生諸所行事大抵於義所當爲則鏗
訶軒跌不啻若將捐之以身其視世之錙銖焉者真
若穢垢餘滓無益失得而自以身汗溼漠然其無所
繫也夫無繫於外矣而必擇地以居能捐身矣而不

這一樣事也這一樣事

免身後之恠情眈眈取足於斯丘以瞑其目達者
然歟且人之一身與其瓜髮一也及其去吾身也投
水火無惜者不曰委蛻也哉自吾生而視身後一委
蛻也今奉委蛻也若此而謂持生也顧若彼又何歟
噫喜茲其所以為達也凡縱無厭之欲以冀難必之
獲者皆自待以不盡之年惟其自待以不盡之年則
必深忌夫不諱之事何則吾之營目熏心而窮其智
者懼無以自給而瘠吾身也如吾身之歸也卒不免
於浮埃焉飄風焉而又不免於旦且暮焉其服役役
以自病乎蓋知成之必敗者則保成之心必不若是
其大堅和美之為惡者則惜美之心必不若是其甚
醜知生之速死者則特生之心必不若是其過勞是
故居室未可以已取其安體焉矣樽櫨糖楔不朽者
固無益於棺槨數寸之外也衣食未可以已取其卒
歲焉矣文繡膏梁不墮者固無益於含殮委藉之餘
也交游未可以已取其酌世焉矣恭敬聲譽不休者
固無益於吊唁罷散之後也故與其奉身以非所有
孰若并所愛而忘之與其以身而取人憐孰若就所
據而息之與其托身於不可逆觀孰若早自見而決
擇之哉且人之外寓而不返也言故鄉則津津以喜
雖富斧資盛館穀未若息肩之為樂也古言死為歸
者何以異於是是故鬼神不能為之制陰陽不能為

之侵極名位而不知其榮鄰乎寂寞而不能令其懼窮元會以爲壽含渾灑以爲靈視世之萬有夫孰爲可易者先生輕於捐身而重於擇此或以是歟以深可忌者而獨能安之此其甚異於人而必有豫爲之所者宜非誣矣先生達矣爲之表衛之飾何居曰古之達者宜莫如孔子負杖行歌何其適也而不能已於防墓之悲爲之封也高四尺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不可以無識也則固惟恐傷之比於中野衣薪有間矣是故知不能久而委之者孔子也如不飲傷而慎之者亦孔子也憲副君學孔子者故廬其側而奉

韞齋記

世之談物美者莫不以慢藏爲戒以深蓄久積爲功然獨於藏玉則言韞而不以他名豈大櫝之歛嚴局復鑰之謹護者盡爲瓊琳琬璜者耶蓋嘗思之凡物之聚美少而含精薄則其致用也微而取利也近取利近則必乘虛射時投好而獻妍然後可以爲速化

之方不然色惡味臭莫有就之者矣若楠柚竹箭之美織縞縠綺之文雕鏤髹塗之器之類皆是也彼方爲庸人孺子之所喜委巷通都之所需豈不欲自秘以爲盈縮哉顧其中之所具者不足以久待不足以久待故皆不得以韞言也王則不然溫粟以爲容無晶熒之飾詘然以爲聲無震訇之音瑕瑜不揜人得以指其疵神明自居物無以入其朕然其氣也若虹而土石不能闕其輝其聚美也衆其含精也厚故非有大人之德不足以比象非有王公之尊不可以享食非有朝廷宗廟陳奠之事不得以展儀而著誠此

雖曰陳乎肆夫孰爲觀之者故塵而霧之不能爲之傷瑣而器之不能爲之榮隱伏於巖扃複鑰大櫝之

中而恒自足何則其中之所具者足以自信足以自信彼何事於急術哉惟人亦然行中乎矩度言中乎聽聞朝而悻悻然計其功夕而僕僕然呈其能巧登而曲當促節而小成是人也吾雖未之盡知彼其中之的然者則可知也棄之不見其有餘用之不見其不足引之繩尺而不盡合雜之庸衆而不可侮其爲術也拙其爲目也踈是人也吾雖未之盡知彼其中之淵然者則可知也故寧懷寸璧而不可易以溢市之珍寧淹歲年而不可輕爲一日之遇嗚呼此豈可與淺淺者論哉趙翁琳字克潤抱孚尹之器敦廉績

之操少而業儒不偶於時貧居八十載無境外之交
四鄰士人無問識不識言今之篤厚君子必曰趙翁
趙翁翁固未嘗形著之事潤發之言詞也彼知之者
曷自哉此吾言之一驗也翁嘗以韞名齋而其子弼
問學於余余固異其能致遠者必有以啓之嗚呼使
若翁然持之久而無銜於外將不有持價過門而就
問者乎

依仁堂記

余少讀徃史遇言人之善也即歆而羨慕之甚則若
不得見其人而親炙之遇言人之惡也即忿恨而嫉
之甚則若不得見其人而誅夷之自以爲是心也吾
與聖人所必同也至觀大舜隱惡揚善微若與已異
者然竟莫能究其由自夫行多蹟言多尤也於是反
而得所以然夫聖人豈絕好惡哉惟其心同於人故
常以人之心爲心而體之也周見人之惡也其必曰
將無有大不得已乎若然安知其不改也其於善也
固將中心悅之惟恐其不達也衆人者之心不能同
於人故常以己之心爲心而體之不周見人之惡其
必曰得無有更爲己甚乎若然安知其能改也其於
善也固將中心疑之惟恐其不誠也故聖人寧過於
容而衆人常過於察蓋嘗近取之身而得之箴砭矣
癰疽之戕身也夫人而知之也至於箴砭隱然若有

不忍豈固愛疾而薄身哉一體故也又嘗遠取之物而得之天地矣蛇虎之不善也夫人而知之也其在天地擴然與之俱忘豈固厚毒而傷善哉一體故也由是言之大舜與吾之別亦在是而已以一體視者不特隱之云爾也固將望其並生而不能已也以異類視者不特察之云爾也固將幸其相形而不自知也嗚呼幸其相形而無有乎並生之意豈獨好惡之偏哉遇其饑寒迫切而莫爲之助見其顛連無告而莫爲之援聞其抑鬱無聊而莫爲之處凡所謂殘刻鄙薄之行駸駸乎必皆有所不免吾是以知昔者之

仁也天下由已溺者忘胼胝之役匹夫必被澤者冒割烹之譏古之善視一體蓋如此存齋王君與余同遊谷平先生之門蓋聞求仁之說者二十年于茲而皆未之有得也豈所謂仁之難成者哉甲辰王君移居鳳洲之野問余所以名堂者余書依仁貽之而因附以今昔好惡之異嗚呼倘有懲於余言其亦可以無負先生而得所未得矣乎

安湖書院記

禮爲學者動必釋奠于先師而後行事其有國故則釋奠無合也所謂國故謂其國之昔人可以爲師有

是人必不遠取合祀矣夫遠取合祀豈無有過於是人者而必國故用之何哉古者仕不去國幼而學壯而行其政與教固國人聞見之所及也取其聞見者而爲之師在上者不特備物釋奠爾矣自邑宰下士以至方伯連率之尊其鄉社飲酒養老勞農獻馘訊囚之政必於學焉意曰此昔人政之所出吾得無有怠棄乎是於政而求其至者所弗容已也在下者不特奔走執事爾矣自郊人進等以至俊選學士之賢其茲誦禮書干戈羽籥德事曲藝之教必於學焉意曰此昔人教之所出吾得無有汗壞乎是於教而求其至者所弗容已也在其新言而尊之人率其行而程其功不强以難能而衆可勸移其不變而人莫非之聖人教易行而久不廢用此道矣後世仕旣遠於其國所謂釋奠大抵文具泛視之而或荒傲弗共問其國故何如人其人可師者何在槩莫之舉也宋咸淳壬午興國何令時以前令程大中識濂溪于南安司理遣二子師事之而聖人之學自是復明于世是三程者興國之國故也於是爲書院安湖祠其左祀之而侑以濂溪其廢興興往莫可攷正德己卯黃令泗慮安湖地遠改建邑東前爲堂以正祀事其後復以提督陽明王公弭寇之功多在諸邑而其學固周程之遺也則別祀于尊經閣下然物典不備久且

就池嘉靖丙午冬林郡推萬潮攝邑事因校官徐某與諸生之議得請于巡撫傅公某叅政張公某而副使高公某督學蔡公克廉咸樂其成林復躬計相之於是發帑飾材以儉爲功汎掃牲帛令載徭賦春秋之吉諸生告期令率屬牽牲奠于堂由北階經脩省堂入奠尊經閣下接而行事禮如堂閣左右名宦鄉賢兩祠以次徧舉畢事乃退非釋奠入謁諸生聚講脩省堂讐對所疑朔望亦如之五日校官即祠前主靜定性持敬致知四齋考業諸生祠二齋齋各四舍凡十有六舍諸生餘三十人必雋乃選斥其不率與

王世昌曰雲來徵文惜昔之創始今之舉廢皆與禮

之國故甚應而道率勸戒視昔益密可謂有志于古之政教興國之俗將駸駸日且變矣雖然由孔子而後千五百年郡國之學所祀以爲師者非諸經學官與所謂隨事以就功名者乎無欲以學聖濂溪之前有是乎否也二程自述所受乃謂天理實由體貼而後得之是方其體貼而未得也固亦疑於無欲矣及其旣得則盡吾無欲之所流行固皆所謂天之理也陽明處困之後慨然犯羣疑而爲良知之說蓋亦有見於吾心是非之昭昭者未始有欲而何者非理能察是而致之以至無往不然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

是數先生所以出其政與教者孰不各有自得而其所以能自得者非知聖人之所以爲聖而極力以求其至乎今比於國故且師之矣將求其所謂無欲者極力以致之乎將惟假借剽飾於物典求免於怠棄汙壞而已乎夫古之選舉邑宰即有司與諸生之身而今之政教不載於簿書傳記即誦於長老婦孺臺輿商販之口不獨有司諸生素所聞見又皆身嘗從事固非若禮之所言養老執訊于戈羽籥之類可行於古與公不甚應者也在其位近其居而或假借剽飾無以少異於聞見縱選舉而尊用之其不爲長老婦孺臺輿商販之所訾歎候人於嘉賓不知而過者無譏也爲之授館與粢矣而色有不在其不違而去者幾希嗚呼爲有司與諸生者其無徒以邊豆事先生而求自信於國人也哉洪先寡昧竊嘗以無欲爲學而愧未有所至旣與林知厚逆其志之必有成又幸興國之有遭也因爲記而僭論焉蓋欲以來者國故望人不徒以國故告來者也

東溪記

吉水蘭溪曾氏所居之傍有峯嵬然東峙曰寨山泉出其下冷冷潺潺鳴如沸釜少焉渟泓演迤虺盤緬引匯爲東溪春雨驟至潢潦四集其聲壯怒萬雷隱地秋水旣澄明月吐華夜氣寂寥心與境會曾君佐

朝氏樂之朝汲而暮游暑浴而渴飲洩其餘以漑膏壤歲穫幾千萬斛而魚鼈蒲茨之利不謀於他州而自給於是棄去儒生衣冠製居士服以居非有大故未嘗一日去東溪也嘗自言曰世之泛江湖踰河濟逐名利之所聚而趨焉者我知之矣其始也利斧資選徒旅戒糗糒而易舟楫更彌歲月而後能達然猶不免乎風濤之驚湍石之險其峭岸之崩壓暗湫之橫潰晨夕凌突不測之變十恒居其一二焉而所逐者又有得有不得其徒手完歸又其最幸者也吾以是戚心焉吾嘗泊南浦望彭蠡巨浸未之迫觀而神

火攻處耶想其建黃屋鳴旗鼓載兵甲以艦艘揚帆

而上亦欲決勝一戰保富貴於無窮也乃今所見汀洲宿莽與烟濤過鳥而已又嘗陸走長沙訪賈誼之宅吊湘江之魂又有大慨焉人生逝水耳逝有遲速時有後先即使功成名遂終不能挽頹波而返故壑吾擇其順而不累焉者可也且汨沒於濁流使人相訾竊指其後孰與吾被髮行歌東溪之上不出戶庭十餘武足以肆志而畢願不猶愈於浮沉之士乎念菴子聞之謂門弟子曰昔也吾誦緇林文人之事登岸而歎拏船而去孔子拱立向之退而自失以爲是寓言也乃今觀東溪君信矣彼所謂往而不返有懲

念菴文集 王卷
於溺焉者也雖然豈必仕者之爲溺哉夫人亦有之
貴止其所思不出位焉爾矣小子記之吾少與之同
師東泉先生吾見其佑舉矣吾見其綴文矣彼非不
慕仕者也然乃其樂止于東溪是果有懲者耶抑亦
其跡似耶吾不能測也小子記之

前王村新墓記

世之治墓者率卜堪輿家之說爲準持是說者夸嚴
利敗善使人恐喜不能忘情究其理則滉漾謬悠不
可窮詰以其不可窮詰又不能忘乎利與敗也於是
趨之者始衆其惑也孝子非此無以安其親慈父非

此無以安其子然則入人也無錫九嶷
土公異於是嘗遺書曰吾邑貴富人丘壠必之惠龍
諸山飾柳池和雍曲而往者無虛歲山亦幾無虛壤
矣吾惻焉今夫犯簷楹迫寢處競尺寸以自封殖其
於人謂何吾嘗觀稼于前王村視吾田圩中而四垂
五患之所不及也心誠樂之因虛若干畝洿其卑以
爲池而增其高以爲山垣屋其前擇所宜木環樹之
以待吾老而居焉清風之吾披茂林之吾依逍遙乎
曠莽之墟與造物嬉不愈於遊人牧豎躑躅酣歌而
歔歔其上者乎若夫四獸吉凶吾弗知也子爲我記
之蓋公之智於是乎遠矣人之生也必有死猶夫春

苗而秋槁其老穉皆不可違而利敗之在吾身與在
吾之子若孫者猶夫春播而秋穫其豐儉不可得而
必也彼其眈眈顧惜於其內而又逐逐然取盈於
其外雖事之出於混濇謬悠者必且稱其力以圖之
何哉誠懼夫自奉之不足而不虞今日之不可以常
存誠懼夫遺後之不足而不虞將來之不可以強致
蓋身之所據者有限而心之所欲者無窮非是固無
以私慊其中而暫紓其計也嗟夫電滅漸盡光景幾
何草衰露零世代相促凡室家之所積者已有不能
盡享之歎而其子孫之所遭者又皆其不及逆睹之
時乃以且收之謂希與夫億是之外身固已無非

不可解宜公之有是舉也公諱表字邦正爲人好修
博聞體清羸若不勝衣然狷素寡合不可輕犯自進
士爲戶部浙江司主事求便毋養改南京禮部祠祭
滿考擢主客郎中理曹務稱勤敏尤以文學爲當道
所重在祠祭時長子立道懋中舉進士入爲翰林編
脩刻厲篤學守身端約如處子未嘗失色言於人儕
輩尚其行譽言日起公聞之喜曰吾可以休矣連上
疏告病去久之卒得致仕家居多推食掩醬之事公
父子旣賢達而次子重道望道皆大學生其幼子信
道與諸孫七八人蘭茁林立婚媾名聞世所謂至樂

不可兼與夫有力能致之者宜其莫與公競然公方
且營人之所諱者不啻赴時而避人之所趨者有如
違害此可與世俗道哉蓋取所不爭者非難而有所
不爭者爲難安其所不足者固難而有以自足者尤
難此未可以細故觀也憶昔同年進士中唐君應德
嘗以宿學推公唐女弟適編脩君於是余三人在同
官號莫逆其後訪應德于家讀其所爲唐孺人墓銘
是時編脩君適在告別未幾而計且至余爲之下涕
乃今記墓則公之卒又已數月蓋於聚散不常而益
有感於公之所爲又私恨踐諾不早不及公之存以

部言聞昇爲知已一孫人琴以丙午正月去

以又明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五日公則乙卯臘月十
九日始爲請記今給事中秦君梁遣使速記者重道
也聞堪輿家云山自芙蓉東北行至前王村位乎攝
提左右帶溪前匯爲澤澤兩道出一自興塘入常熟
一自白蕩入江陰境皆逆東北上其深可運數千斛
舟而舟之入于溪者亦不下數百斛夾溪外爲堠膠
高斗諸山而九龍山馬鞍塢前當坤維起而四望張
帷之與伏几也夫水深逆爲上瀦次之東北艮也爲
貴垣余不能辨倘其言不妄是公無意相值卒莫逃
於物之數而爲堪輿說者後事取驗亦莫逃於公之

九妙

智也惑者其亦有解乎

雪峯書院記

所主有

雪峯書院監察御史雪峯董公讀書處也公少孤母
貞節王夫人鞠之為兒時酷好奕至避人踰河匿柳
陰中與羣兒奕王夫人責之曰吾所以忍死報汝父
者以有汝也今若此何望乎公聞言淚迸下自是折
節務學不更睨奕侶嘗從師學宮師暴卒公孺啼如
其子已而刻厲誦讀不一窺戶外家人試之故設戲
割舍前公正襟坐室中若不聞是時進士劉肅菴一
峯先生友也公訪之聞其言著之躬行比舉成化癸
未鄉試甲辰第進士其年若茹炎不救需素以道道
耿竭力職事時以骨鯁期之越三月病卒年纔三十
有九君子曰志不終業不顯者天也有孫曰燧曰煥
世其學即公詩書處建書院遺後人燧為後軍督府
經歷嘗與余往還語其事余汎觀世人終日營營不
自休暇垂老卒無所成者豈其其為苦楚哉中無所
主不得不寓其好於物物有可好不得不牽已從之
從物所好而中無所主則隨時轉移更迭以為主客
者固未始有窮已至是而吾之一身始有日亦不足
之嘆而於所當為者亦且不及實致其力而又不能
不徇其名以相應雖所病不齊其大較未有出於此

可為灌
頂醍醐
道人卷

者矣方雪峯公之幼也一聞言而遂絕乎奕此其心
 何心哉夫奕戲苞苴在物有清濁之殊適中其好他
 言固不足以相譬也故能無動於物者則亦不動於
 戲劇能無動於戲劇者則亦不動於苞苴之來苞苴
 於我何有哉自識者觀之猶夫奕戲之類自好者觀
 之奕與戲固亦猶夫苞苴也以其深快甚樂乎此而
 決絕於一言非真有見於是非輕重之間而去之惟
 恐不速改之惟恐不勇此正明暗往來之幾邪正向
 背之辨蓋有強之而不能復使之合誘之而不能復
 使之惑所謂中有所主則然也以此而學性澹泊而
 嗚呼中有所主且然又況中有所不得者耶公之所得
 吾未能詳淺深若何即其不為物好所動則作聖之
 基蓋已得其大較矣後之學於斯者將思毋黍而聿
 脩乎請自辨其所好始孟氏有言其為人也寡欲雖
 有不存焉者寡矣夫有所存者斯有所得學至有所
 得矣舉天下之物無以尚之又況瑣瑣者耶余慕雪
 峯公為人而燧嘗以子姪君和君靜君直從余遊且
 來索記累歲不輟愧無所得而又不能嘿也則舉公
 之大較申之并書為公書院記

正學書院記

督學憲使敬所王公因貢院改復取完壤成材輔以

帑幣建書院其上於是巡撫吉陽何公巡按五台徐公東泉鄭公咸助之成中爲崇迪堂廣幾軒後爲退食之軒燕休之館庖寢圍福巨細咸具左右爲號舍者凡幾所堂室門墀各限囂雜外爲夾道繚以周垣總爲屋若干可容生徒數百十人扁其門曰正學書院始于嘉靖戊午某月又幾月而垂成遣使委記于余未幾王公遷叅政而憲使滄溪黃公代爲督學增其未備復申往命余未嘗得造其門鑿書與圖其愛士良勤而規畫至弘遠矣夫名以正學者所以別其學爲聖賢不雜於他道云爾嘗考正學之明獨在孔陸之於佛往往若敵壘之吾侵是當時之人惑於他道亦甚矣夫當極明之時邪正紛紜乃自不免此何說哉凡吾之言學未有不篤於躬行者於躬行之中而議論稍偏意念稍蔽其始止於毫釐而流弊乃或千里之謬初非與聖賢之道背馳而不類則原壤楊墨之類是矣以其偏蔽之流固不得不爲之防而躬行所至各有自得又足以易視聽而傳久遠向非見正於聖賢固莫知察其微而絕其患此他道之辨所以必出於斯道極明之時亦其勢使然也夫聖賢之學何學哉求以復吾之心焉耳以吾心之能應也而

遇之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焉於是有五倫之
交以吾心之能應常不違其本體之則也而形之爲
親義序別信焉於是有明倫之實即五倫之交而善
吾酬酢變化之用必博學以竭其才即明倫之實而
敦吾主宰靜定之本必約禮以立其大此聖賢之學
所以周徧而不涉於流蕩精深而不失之高虛皆所
以篤躬行而非以空談相誘長其知見而已也傳此
者謂之六經言此者謂之課試而盡此者謂之賢才
其不出於此者皆他道也非吾聖賢之正也濂洛之
後至今日講學之風遍天下其亦可謂盛矣其皆篤
於躬行矣乎亦有不篤於躬行者乎抑亦尚不絕於
說而偏離之患猶不解乎惟自江門致虛之說出而
俗學爲之一醒然所謂分殊處合當理會者固未始
忽遺也紹興言致良知不離格物誠周徧矣其言曰
良知者未發之中寂然大公之本體便自能感而遂
通便自能物來順應又曰當知未發之中常人亦未
能皆有是必致之而後可謂之學未嘗廢學言良知
也夫正學不明聖賢汲汲於奔走者不啻拯饑溺之
切也然當極明之時而他道即已叅雜其間然則議
論之從違意念之輕重其在今日烏可無慎也哉雖
然吾方幸其偏且蔽者止於空談而卒無所成自不
足以易視聽又懼求正學者未有躬行之驗則亦無

以取信而不受變於外也羣公書院之設固聖賢之
汲汲矣遊息講授而來者亦嘗以是隱於其心否乎
致不慮之良知以存未發之本體而勿執感應自然
以至於廢學斯可免於偏蔽之患而務躬行者尤當
竭才以立其大然後可進於賢且才其或竊六經之
文以工課試不復知有其他俗學也此於人已無算
尚何以揀人之偏與蔽哉求正學者自得之

峽江練公祠記

余往讀金川玉屑集不勝慨慕練公之爲人然未詳
其生何地也嘉靖癸丑登玉筍九僊臺道經廢穴土
上三里許瀕江有地曰三洲即其故居又南一舍至
玉峽峽分爲縣公實今峽人也聞之懼然乃令前導
至則荒烟衰草中門堂階垣遺跡隱隱階右數塚皆
赦歸之人姓名猶可歷指遂與趙生子良不覺痛哭
流涕近鄰黃氏長幼聚觀者亦皆相向灑泣因道其
家世甚悉練本淦東東山人至伯尚遷三洲是生公
比及第復居淦城洪熙改元赦其家盡復故業於是
東山三洲仍歸練而以城居畀陳壻諸黃所言如此
練故與黎黃劉三氏著聞黃鄰練且世媼受禍獨慘
其土疆犬牙相入不怨厲已乃灑泣吐所未聞嗚呼

此豈有所利而爲之乎始錢守琦因峽之請祠公鳳凰山巔淦之人士譁曰公淦人也何與於峽至爲書詆詈之峽不爲變當是時故老凋喪惜未有以三洲告者三洲隸淦則淦祀隸峽則峽祀淦與峽皆公故鄉何擇焉陳喬名系廬陵臨有俎豆六一產于吉水廟食恩江神不可度知其在此乎祭於廟繹於祊兩地交至自古已然淦人又何疑于峽也余獨念淦之爭者譬之家寶他攘是懼以公在淦則淦重也峽之爭者譬之宗廟執事爲榮以公在峽則峽重也夫能爲淦與峽重者止一死爾夫人孰無死公獨淦與峽不得不祀之心推今日不得不祀之心可以幾前日不得不祀之心此不得不死與不得不祀之心公不能要之淦與峽之人淦與峽之人亦不能私於公峽之爭也淦固有言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祀之其心蓋曰彼在淦者何與於我哉雖蒙詆詈無避也公之難也人固有辭矣不謂吾可以已也而必死之其心蓋曰彼在人者何與於我哉雖戮妻孥無避也夫是謂之自靖自靖焉者自盡其心而後能安也夫仁人心也盡乎心則求仁得仁夷齊所以見賢于夫子也夷齊餓而商不亡百世以下聞者莫不與

快至

起宜峽在所必爭矣嗚呼淦之祀公得所重矣獨不思吾身亦有當重者乎峽之祀公得所安矣獨不思吾心尤有當安者乎夫心之不得不然不獨臨難有之自言動食息至於綱常倫理日與吾遇者不知凡幾而未有能即所安如峽之爭祀者亦又何哉即使安之亦倏忽轉移之間耳豈足比於公之一死也哉不是之辨而徒慨慕於公以為重其亦末矣錢之祠曰自靖故事憚登涉率請主祀之行署通判何公堅行縣病其非禮始議改遷而知縣王君陳策濮君桂相繼成之濮移置山腹制頗湫隘何復捐俸闢其麓

陳氏遺忠祠記

贈戶部浙江清吏司主事松軒陳君琚以德慶判官死于賊州人悲之請祀于忠景祀已而南寧鄉人復舉鄉賢祀郡學顧其家未有專祠嘉靖丁巳其子韶州知府大綸始即居右近郡城五華峯之麓東向為堂後翼以寢各四楹旁為幕外繚以垣署其門曰陳

氏遺忠之祠本 敕中語比公於古之遺忠憐而美之云也工始五月明年七月告成遂舉歲事又明年因丁戌傳山人索余記夫死于勤事應祭法韶州位大夫禮當別宗由韶州貴祭以大夫斯舉也順而不僭矧曰萬世人臣之鑒哉往聞士人云嶺以南患不在賊在禦賊賊不在徭在通徭徭非盜也擅土產弗售不可以生名之曰通山通山既狙詐專贏利復收歲例假禍福語相報且為鄉導分所畧非通山徭何恃也故曰賊不在徭郡邑防變兵衛錯峙通山關說上下援附急則竄緩則來或泄泄居中應之根節盤

如謂於羣慶知府曾公直用通東縣市故事開市德

慶之瀾滂淶水辣墟三地各為期監以指揮李松屏卒徒解刁劍無敢或譁公以判官攝州丞其成時出計佐之間與李往當是時徭極稱便而通山與兵衛懼市成奪已利互譁幻撼徭曰官市餌也蓋自備徭信之會公與李在瀾滂車從稍衆乃伏莽先數人甲而前李訶曰汝何得爾將反耶甲者進刃公起揺手不為止市中潰奔獨與從人掖李趨舟伏起并遇害事聞總督疑故檄曾公閱焉忌有連不可發獨上死事明公心於是張公給卹金歸其喪嘉靖七年七月也後四年新建伯王公守仁始獲徭賊趙木子首馳

使以祭嗚呼其何及矣然則徭非犯公殆見仇於通
徭公未嘗死後之異懦不任事者固受其禍也士人
之言豈不信哉是故遺忠祠而忠臣義士之氣可以
揚祠記成而亂臣賊子之心可以破

少林寺初祖殿記

達磨止少林寺面壁九年未嘗誦經却時時顯釋迦
以來教外別傳是常誦真經密義荅梁武論功德不
數造寺却處處立妙淨莊嚴佛土是常造寶寺縱使
具長廣舌盡十二部妙論徧三千大千界中殿臺亭
閣旛蓋香花魚磬鼓鍾種種色色微細備足一切俱
令咸度了無所在亦無餘剩方名究竟平等又况西

少林猶吾黨洙泗洙泗所傳一貫當時實鮮與聞而
又謂能距楊墨即聖人徒灑掃應對精義無二由是
而觀有能升孔子堂羣洙泗弟子數千人鳴絃歌習
俎豆其間不厭不倦此其人難耶易耶有不與其進
耶自達磨入震旦稱初祖五傳黃梅法門益盛雖頓
漸分途總歸含育持偈禮像隨資應機至於手挈衣
鉢乃在初來嶺南獠獠必俟雪中斷臂始堪顧盼則
堂前茂草誰誘衆生是知有言無言有爲無爲迷悟
差殊不可執着蓋其設教彌近故易熾而不墜若此
然超此二見亦必待人以是少林住持咸相避讓餘

三十年而今有宗書宗書名大章本順德南和李氏
子自幼受度歷叩名僧叅詰省解京師貴人延供揚
譽嘉靖三十六年丁巳河南府廉其名招致受牒會
未四載起廢約渙朝梵夕定玄風流遠舉單傳直指
行輿撥疑千人降心并食聚仰問出餘力大葺故刹
已未臘月八日重建初祖殿舊面壁處高三十二尺
廣增二十有二而深視高強其三楹棟壯堅瓴甌澤
好儀序丹藻靡有損缺凡八越月告成累千百金不
動聲色左右兩翼各聯七室區息禪誦身依葦舍被
露席蓐律戒謹嚴少林大眾嘆未曾有其侶天真性
遊衡山假北月緣崖走九麓千里重研乞言表信
笑謂曰吾嘗距楊墨寧爾貧離光護哀請旬浹弗怠
憐其專誠足以激發吾黨且資廣譬為記建殿歲月
書貽以歸

石鍾山記

漢酈氏水經載石鍾山以為風起微波激石有聲不
詳其故東坡夜艤漁舟山下聽其所以鳴者本石多
竅遂為辨以補遺丙午春余過湖口臨淵上下兩山
皆若鍾形而上鍾尤奇是時水未漲山麓盡出綠石
以登始若伏軾昆陽旌旗矛戟森然成列稍深則縱
觀咸陽千門萬戶羅幃繡幕掩映低垂入其中猶佛
氏言海若獻深珊瑚珠貝金光碧彩錯出於驚濤巨

浪莫可辨擇睇而視之垂者磬懸側者笋茁缺者藕
 拆環者玦連自吾栖巖穴以來攀危歷險未有若是
 奇者矣夫音固由窾以出苟實其中亦復喑然故鍾
 之制甬則震弁則鬱是石鍾者中虛外窾為之也虛
 者大窾者小故出之有餘而應且遠今夫甕盎罌卣
 鈞虛器也注之水則甕盎不若罌卣之聲此中外小
 大之驗也東坡艤涯未目其麓故猶有遺論嗚呼石
 本無聲虛猶足以召之又況人之心乎是石當彭蠡
 入江處衆流迸駛湍迴狀射日剗月消石雖堅不勝
 其力之久故其形亦備鑽研磨刮之工瑩白如玉其
 歷磨波蕩其亦有取於石而致虛者固有道耶因記
 以俟好古者

戰馬記

王夔齋公禎濟陽公孫也濟陽死靖難公死賊獲贈
 于朝任一子廣吉水稱忠義家莫過之至其戰馬
 事有足為世戒者始公以大學士除夔州府通判纔
 五月會荆襄賊石和尚流劫入夔焚巫山縣治是時
 同知蘇州王公授牒捕賊性柔怯而險猾故託疾不
 敢出一兵公忿忿面數之曰汝食朝廷祿所主何
 事忍委赤子餓虎口耶即代鞞所部民兵晝夜行至
 則巫山已破賊方聚山中索擊之殺渠桀三十三人

餘盡遁乃行縣撫傷殘招潰散又乃得歸居三日賊復劫屬邑大旨公促王王又不行而瞿塘衛指揮曹能柴成兩人與王素黨結避禍多方詭辭庇之且激公曰公誠爲國家出氣力肯慨然復行乎公即聲應曹柴兩人故酌酒賀更許以身相翼實爲脫王計公即日勒民兵夾曹柴兩人赴之與賊夾水陣已而麾民兵畢渡趣戰曹柴望走公陷圍中自寅及申人馬疲誤入淖田不得脫賊欲降之公大奮罵賊怒以刀斷其喉及右臂墮淖中馬逸去成化丙戌五月九日也始公赴大昌道宿木商家商故新淦人且稔公知賊不敵不敢言是日將歸有物肅于山者商驚見曰爲王公耶果爾當三呼止如其言商密與家人負篋往尋亂尸見衣白紗半臂者公也載篋上令不深沒自死所至府三百餘里馬奔歸府門闔長嘶蹠其肩若告急狀守者納之血淋漓毛鬣盡赤衆始駭公已死而賊尤不解後死之二十五日子廣始隨木商往殮之面如生不以暑腐然貧甚不能歸盡售行李與馬爲資而王意在馬不償直竟徒手得之櫬旣行距殮之二十五日夜且半馬哀鳴特異王命秣者加箠豆不爲止王疑秣者給已自起視櫬馬驟前嚙其項不釋口久乃得脫復奮首擣胸仆之地不省人翌日嘔血數升死賊旣平有司正功罪曹柴亦被誅鳴

呼自昔相傳義馬事不一二皆言臨難能相濟也若夫辨讎怨微隱間切齒碎膺期在必報即在人猶且難之豈公忠義之氣通於鬼神有使之然哉彼欺人不見中以機旣得自全復利其所有此其計至深秘也然卒不可逃若此世嘗言至靈者人畜之至賤宜莫大馬若也銜轡所制鞭策所驅固有衣冠介冑所不逮者至於施報反覆巧發間值奇蠲變怪反出於貴賤靈蠢之外是孰爲之主而一不少錯嗚呼可不畏哉可不戒哉公志狀載此事不盡情實公之孫鑾嘗灑涕言之余疑未信後十餘年始得實爲之記而鑾死已久則受鑾之子植用補狀志之畧且藉以告

崇仁新建兩城記

自撫西行九十里爲崇仁山谷秀遠中豁衍夷四出履郡境非僻微要衝四方奇詭鮮至數百年城郭不備莫有急者治臨巴水連市錯居南北相匝不辨郊野地號三者北者列官寺廟學南有東西兩耆民輻輳淳朴無他苦嘉靖辛酉夏疆場不戒閩廣寇猝入建撫犯崇者二焚畧靡餘其秋都御史胡公松奉命督軍入境赴急脫撫于寇殘傷用甦拊戢至崇惻然嗟曰匪城曷邑匪人曷城是則在我旣得上請會冬季李知縣呈英受代公帑遄發工吏勸能代

石于山質堅且方碩石覆甃高卑色異遂建南北兩
城北城廣爲丈八百一十有奇高踰丈九減尺之五
以爲厚署門五南近民北拱極東東作西西成當梁
水而南者曰通津南城高厚視北其廣增丈之十門
五如北署名如其方南北樓櫓壯飾冠門在通津爲
登雲閣閣右級石梯連邇學宮象士之升士以奮起
民駭且嬉重墉疊雉駢峙夾輔映帶溪嶺屹成鉅坊
載始夏五冬初訖工用力以工計幾萬幾千用財以
金計幾千幾百章程簡裕期以不愆君子謂公大造
于撫尤厚遺于崇也於是李令思公之功俾久勿壞

遺者主方胡余詩越疆清祀安三指爲號莫知可
解者曰替致也若也煩力役致者謂也或曰者長

也雄鄰邑也惟聖人役民先其事必備以待變之未
萌故常豫而不至于急惟豫也恒忽視而弗之切惟
急也故懷懼而多所懲懲而爲之就所欲違所惡其
誰忍後崇之兩城是矣建炎紹定而後崇之禍視辛
酉不知凡幾苟遇其人則兩城之役宜不俟今雖然
儼沈棘而城朔方徐淮興而築費邑豈聖人亦有弗
豫乎惟其善懲則爲之疾者乃所以豫乎其後而事
之不可逆觀固亦不得先時以喻諸人也嗚呼今之
役民其勞費視兩城不知凡幾猶且終歲勤動眈眈
然不得休息彼知民之所急何哉吾悲善懲者之難

其人數百年未始一遇猶幸崇得遇公將後此數百年無復力役之煩也兩生之來也聞歌于北城者曰惟北有闔惟南有鄰我飲我食壽考我親保有聚積敢侮我民南城之歌曰門則有闔郭則有鄰載西載東孰戴孰親不有我公孰惠我民嗚呼乃今可求三耆三者之號驗矣是役也鄰邑同而崇以兩城望比重鎮獨稱雄長皆公主之公之勲略方弭茲特餘績巡按御史段公顧言陳公志分守叅議崔公都分巡僉事崔公近思體要明察克協謀斷知府劉君炳達觀定位究度罔遺而李則率作咸叙備書之告後之

傳七

善菴府君傳

周宜人傳

懋齋李公傳

先大夫傳

先宜人傳

張簡肅公傳

沈紫江戰功後序

念菴先生集卷之六

傳七

善菴府君傳

字之先湘東人由豫章徙廬陵唐懿宗時
 居化龍洲折然王之戡村熟生達信
 起獨以更錢即成雷家達生皎皎生
 如里謀生遵及
 加腫腫里甲無所衣見珣生之逢生
 還如自戡利德里之壽山仕遷之子文子
 元圭生仲魯仲魯生思立生憲憲定才父
 一有文學以明經為人師山門名厥所高第其卒

也族父朝請大夫澗谷子遠 無文悲之慙齋全幾學
幾學生志大字庭蘭號蘭谷為人重厚長者亦名職
壻于吉水谷平 今翁李翁故無子盡以產子焉得
暮子蘭谷乃盡歸產 為室鄰翁輔之於思為
吉水人蘭谷生嶽博通陰陽識緯諸書乃擇地黃橙
溪以居有二子長伯琛次仲政皆以詩賦擅名與里
中李子儀輩號十才子洪武中舉茂才有司漕上其
名伯琛故豪健踈豁恐易觸禁辭不赴未幾故方善
諸才子皆在 朝廷伯琛乃挾貲縱遊金陵之

倡和宴飲交驩嘗召銀工治酒器工故出入 涼

蓋玉家未幾玉以其進伏誅逮所其生來人姓名皆目
誅銀工自銀工店層中所載諸治酒器人姓名皆目

為黨有司捕治甚急伯琛業已潛入川蜀不能得則
盡沒其田廬于官仲瑛既被薦為宣城縣丞調仁和
治尚嚴不為奸猾所便競騰飛語中之監司廉其冤
拘於法仍貶西寧老鴉驛丞九年調交趾文盤縣之
忙惋交趾有子朋壽夭而伯琛子思益弱且病始生
嗣慶而室李天於是交趾鞠之為朋壽後是為善菴
公當是時黨禁起家庭羣從以黨事劫思益思益匿
不敢出善菴公七歲猶不識父顏色何似則故為好
語向羣從賓客請曰父與田廬孰重誠能與父連和
請以吾祖所佃田廬歸之賓客以告羣從私喜約日

置酒大會賓客出思益書田廬券善菴公既得見父相抱大慟感動賓客已復請曰我爲人後田廬券某當署名不爾孰保他日無異語者羣從詬詈欲勿聽諸賓客解曰稚子云云君亦安得易之強羣從如其言比出券伏案書押則故爲縮慝狀曰我稚子也不善執筆幸毋迫視我諸賓客然之咸退坐善菴公乃裂券突入衆空中從間出走外舅家羣從追索不能得賓客愕駭嗟曰稚子智過我輩仲瑛其有後乎是歲己卯下

登極詔大赦黨人勿問事尋解仲瑛

調交趾二年卒於瘴年七十三其便道歸省也以書

生還理故豫與汝謀也吾居官二十餘年惟以清慎

勤三事自守雖澹至甚吾終無所易也吾無過人者但鄉里稱爲善人耳凡人不能守已者汝切以爲戒慎毋効之謹奉公上孝敬有禮嚴視祠墓不貽祖宗羞吾目瞑矣善菴公泣而受之交趾計至善菴公乃倍出貲募人歸其喪善菴公名慶同嗣慶其字寬博樂易而急人不能纖細封殖然多蓄僮奴治藥劑以給人人與直顧數倍他賈乃益肆其施給以爲義至其雍容文墨間學士大夫或不逮也思益再娶于郭有三子未及婚而卒善菴公乃復合食俟旣婚皆有子始分異復自割產益之人五畝人以田售者聞有

所急即陰增其直多不自言有彭敏敬者得田直驚曰我翁誤耶何金多也荅曰我旣誤出第持去而他以不道自敗者槩與常直無所增也里有譙陂堰灌民田六十餘頃歲久畎洫淤澱人稱分業不可窮詰善菴公自買田爲溝循山麓下通田間歲獲厚利嘗大雪夜半聞扣戶聲亟起問之則境外儒生爲母市藥者也延之入坐而嘆曰夜市藥者多矣要皆急其妻與子未有爲母者也子其孝者與因勞其良苦飲食之儒生出金釧質藥問之曰而母命之乎曰病困不知也善菴公曰而母病間聞市藥必問所質云去

爲常是時儒生券未酬僮奴持之曰券直若干柰何善菴公哂曰汝爲吾惜金耶投之火竟不問明年春有騎從帷車來者問之則負券儒生母子也其母手執金布拜且泣曰微翁大人不得至今日翁大人兒女視我我無以報病起手織此布爲壽是以後期願翁大人後世子孫綿綿纒纒如此布矣善菴公不能卻復遺贈之僮奴常受藥直得金釧二久之令銀工火其一知其僞并毀之曰母令誤人即不復責僮奴追償也其輕財利若此是時里中長老多以俊爽行義相高善菴公起自孤危頡頏其間每燕集人率視

其語默進退爲準雖坐家難廢學顧日對書史工草
書書本趙吳興一點畫不敢失法度求逼真體乃已
日暮呼諸孫前誦所業書畧解大義或味古今名人
格言問指意所在且令各以已意訓釋已乃予芋栗
梨柚多寡以寓勸懲客至壺矢觴豆長筵豐殺盡歡
乃已遠者飭館授衣日請所欲食立辦以應依依旬
月不能舍至強求去泣下與別客旣去召諸孫問客
日夕何所言其情態何若何言可終身常誦不解者
即一一爲覆言之公生洪武癸酉十月十七日卒成
化甲午閏六月七日年八十有二臨訣謂諸孫曾曰

吾平生未嘗以錙銖自動怒亦未嘗以顏色動人怒

汝輩所習見者汝識之公娶櫟陂周氏贈監察御史
仲昇女治家嚴而有法先公五年卒同葬居後玉虛
山已丙向子良奇泰高良以歲貢爲廣海衛經歷經
歷生玉玉三子復循徵循舉弘治己未進士仕至山
東按察司副使是爲余先夫夫得推恩贈玉爲奉
直大夫兵部武選清吏司員外郎小子洪先嘗侍先
大夫每詔曰吾及見善菴公厚福人也然卒無多藏
與子孫顧今之閭里閭莫不頌其德惠者嗟乎吾敢
忘所自乎小子念哉洪先退而謹識之其後過公墓

下輒悚然如聞言常內省發媿今老矣既無能以身
光顯上世又忍令其行事泯沒無傳耶今人少物相
易貴賤不抵尚頽面含怒或所捐不毫髮悻悻負德
色責報孰能過與之直秘不告耶自余談學三十年
來每遇財利未嘗苟取尚懼不忘較量仰負先德於
是乃益見府君古所謂光而不耀其玄德耶府君嘗
言順德者昌逆德者亡至於臨終訓教子孫炳烺數
言又若操習不懈焉者洪先滋競競矣後府君者其
重有省

周宜人傳

員外公配周氏亦正太母也先大夫貴始
人進宜人父德壽禮部議公純宜人長官氏貴重矣
比歸員外公主家政故無長物食指繁日有賓客之
事經衛公剛嚴難事飲食供具稍違程節輒詬怒不
御員外公率諸孫跪解或竟日不得命宜人自入門
競競揀過以織絰補不給聞堂上詬怒聲即以手自
擣令涕向杼袖亦竟日不敢食諸妯娒慰勞良苦宜
人曰我不善爲婦取怒翁大人非翁大人苦我也自
非大疾病與大故未嘗一日不在杼袖間亦未嘗一
日不歛歛含涕然竟不能令家有長物先大夫在三
子中最善事母宜人亦鍾愛之先大夫從外傳晝歸
宜人顧曰兒饑來耶即投杼取殘食哺之先大夫見

突無烟受食返半意以讓母也宜人曰何不盡啖先
大夫曰我飽固不能強宜人心憐之撫其首遣曰我
兒何慧也即又反面涕泫然承睫下不忍令兒見之
嗚呼悲矣悲矣宜人年三十九夭於產難後二十四
年而員外公卒余皆不得見第歲時侍先大夫御燕
私或節序持觴爲壽輒掩泣曰天乎胡不令我父母
嘗鬻肉卮酒少厭兒心乎因自述少時事若此又言
宜人背棄後從外傳不能償束脩傳強持書篋去乃
發憤自閉空舍中誦書父不我省也一日聞書聲從
戶外窺曰汝能然乎則又掩泣曰使母在能織紝斷
不令我至此嗚呼吾從兄都令且餽蠶書而殞

懋齋李公傳

懋齋李公者吉水谷平人也名勳字功大吉水李氏
谷平最著先世多顯官而公會祖仲和爲會昌訓導
仲和生從遜從遜生即溫即溫爲人長者少敦貞介
之行年三十不知卜婚里人號爲拙隱君後娶蕭氏
生三子而公在仲少微吃兄熙數苦楚之問不速對

輒搥面固不容啼泣也母見面墳赤疑曰兄汝搥耶
曰無也於是家人莫不憐公拙隱君賈懷寧有息產
公因留爲懷寧弟子員是時年且三十有二同舍生
咸以課業推公及背誦諸經子書又不遺字其條貫
肯綮悉有口傳屢爲督學御史賞識比鄉試輒忘試
目所坐以是竟不一遇又二十年以歲貢上禮部而
拙隱君年又甚高求便養得河南新野訓導訓導故
不得抗學諭督諸生諸生課業旣無口傳每試教諭
未有知指摘者公乃日夕爲說書正課業人人聞所
未聞即有品評一一皆當莫敢背語有勤業者助膏

高樓習一變新野久不舉鄉誦陰陽家指學宮既倉

儲爲解會御史戴忠行縣公白徙倉未幾諸生蕭聽
齊雲相繼舉而新野地易歉市妖游食甚衆公病之
號於衆曰教化所以開風俗風俗不經教之辱也今
聚倡優誘無賴爲奸汙諸生行又樗蒲蹴鞠射注能
傾人家夫民性若水易下也耳目染濡將室家奔潰
敗產廢業父兄何利焉其共逐之隱弗告者治如法
未幾竒衰爲之越境而徙公故爽健善濟事成化乙
巳河南大饑流移載道令不能捄公捐俸施粥待之
多所全活嘗攝縣 朝廷遣中使禱太和山沿途
怙威索賄公一莫應且嗾縣民挽車訴貧中使懼夜

遁去當道數廉其才而公亦以九載當代至京師考
最陞末豐王教授末豐 懷順王者賢王也文而下
士往時衛教授老而罷教 王諸子無狀數蒙詆詈
及見公豐願長髯肩背負鍾衣冠甚偉乃大喜謂諸
子曰李先生真教授也而輩無若視衛然公朝 王
從容援古今賢哲事爲諷 王亦從容引謝退必起
送盡階乃已未幾 懷順王薨而 長子嗣王不敬
喪公爲書以諫其畧曰臣聞三年之喪 天子達
於庶人無隆殺者本人情也今 王喪未及朞而飾
衽輿馬國人駭嗟臣竊悲先王之盛志不續矣臣聞

高皇新所保右後人慮至遠也今有
念其祖父猶奈何輕身狃不諱乎夫

齊女太早則體不內充馳馬逐獸則氣狂奔而易竭
內外交蔽欲求永年猶膏自焚而藝之薪也茂不燼
矣且制節謹度滿而不溢者諸侯之孝也今王歲祿
不增而賜予太濫薄視先生親戚婚嫁不時宮室蕪
穢殆未可以聞于上也臣愚謂非痛抑而力改之不
可以保國謹上十事一曰法祖二曰厚倫三曰勉喪
四曰親賢五曰遠色六曰謹玩好七曰絕射獵八曰
馭下九曰別嫌十曰節用惟 王財幸焉書上 王
頗悔悟而公亦有拙隱君喪將告奔 王曰嘻吾可
一日無先生乃上教授善狀請無注代而自給半俸

終喪公傳

王十六年宮中事無弗與聞後

王禮

意稍衰公覺之棄官歸

王弗能留念公勤勞請進

階淮王右長史致仕復終身

上從之公家居十

五年族戚無少長莫不敬憚公公正容體謹言笑性峭直喜面折人人有過多自掩匿懼相聞後里中盜起白晝殺人過公門呼曰公幸無恐我輩何敢傷善人蓋助勦二年竟如言公娶曾宜人生四子璞璘璿璿女俊嬌適先大夫山東按察副使羅某封宜人曾宜人者石瀨曾文簡女也性質木勤女紅公居貧賴之年三十二卒懷寧懷寧張慶遠者重許女而慕公

曾宜人以女歸是為張宜人也

張宜人婚嫁無所分異以慈煦稱自公上世多壽考拙隱君壽九十有九而公亦九十有二卒且二十年不得葬洪先悲焉嘉靖戊戌正月壬午塋公問嶺社山前甲後庚兩宜人附左右是時子璞璘孫倪健先卒視葬者獨子璿玠孫儼侃偉佐六人云洪先曰余侍先君自叙初婚時事恩公至厚也公治家有法教子女嚴而正當是時納幣之禮甚儉不計也顧日督其課業已又令習禮容舉足出言緩急有則自居室食飲莫不告戒二年而始予婚蓋終身父視公云而余見公則稗也公授以趨走唯應諷誦書

札諸節目且執其手曰汝必為大丈夫幸毋忘我公
卒十年而余待罪史官無能自効公諸子孫顧未有
成公志者嗚呼悲夫公之治家善盈縮遷化累貲數
千金以是義發任事多捐俸不自惜晚年聞諸僮奴
啜宿糗輒涕下不忍見今子孫貧甚宿糗日且不充
幸公不及見耳嗚呼悲夫公居室常觀曆酷類戴仁
所為故得壽考然鄉人往往因公子孫之貧咸疑天
道福善不甚驗解之曰屈伸盛衰數有適然者雖聖
賢不能違吉凶禍福理有固然者雖聖賢不能必知
其不能違也故未可擇所遇於外知其不能必也故

未可期也

公之生卒為宣德戊申八月六日正德己卯四月
十七日會宜人生後二年庚戌四月二十六日卒
先公四十九年成化辛卯九月初二日嘗寓葬地
寧而正統己巳十二月一日正德己巳閏九月六
日則張宜人生卒也其年六十有一始皆附葬桐
江蕭家湖祖塋而會宜人則遷自懷寧蕭家湖故
迫水社山之從也蓋改附一以避患云

先大夫傳

先按察府君諱循字遵善員外公仲子也為人魁碩
廣額巨目隆準方頤美鬚髯長尺餘吐聲如鍾性
剛嚴慷慨急於義而厭猥屑自幼從大父經歷公授
尚書未幾公入國子監而員外公素貧常不能得師
府君乃發憤自閉一舍晨夜誦讀不輟同舍生嫌其

異已邀與觀里賽劇戲府君給曰我固畏夜行已而
舍外數有怪同舍生避去府君顧益自喜得專誦讀
十四五爲文章即有繩準長老輩見而竒之於是長
史李公勲許妻以女是爲李宜人李公爲新野訓導
府君年二十二往就婚始至試令背誦書不遺一字
試爲文操筆立就李公喜曰鵲鳥豈直搏鼠耶延二
師爲解尚書及諸史傳踰年曰可矣乃婚新野去漢
中白河數百里府君因羣從往來遂留爲諸生白河
諸生聞有南人至懼其壓已也黨惡少爲誣訟府君
直之官罪坐訟者卒不得誣而俗故以酒食徵逐不

喜詩書府君日與高會飲酒夜則程書鷄鳴乃罷揚
文襄公一清爲督學會事試府君驚曰此非白河生

比告故則又自喜曰我固能知之今當不失魁選他
年必爲良吏也遂指日以戒諸生諸生慙曰今日乃
爲南人所屈府君聞之是年引疾不復就鄉試弘治
乙卯舉鄉試第三人上春官不第楊公延爲其子師
已未登進士第觀政刑部諸進士登第者率假貸飾
僕馬服舍府君布袍蔬食不異平日是時尚書閔公
珪侍郎白公昂皆精灋家令諸進士試閱獄日幾狀
府君時時持刑書就長官問所疑有所註讞一一取
長官可否閱狀已即又代閱諸進士狀已而代長官
署獄事莫不當灋遂以刑名聞于時辛酉授南京刑

部廣東司主事廣東司主京城內外獄訟號繁冗府君剖決無滯凡五月以員外公憂歸甲子起復補工部都水主事管徐州洪故事役夫輓上供及漕索漕舟羨米而民舟則予募錢官爲哀分懷墨者陰減其筭甚則指他費盡沒入之諸舟爭道日起訟府君至首罷漕米總役夫以甲乙而什伍之民舟先後欠步下入所募數役自甲乙持籌往已事受錢于舟還籌而休終則復始官府晏然常以暇日治隄防水復植木其上以固之役夫往來不知道暑三年聲譽大著戊辰代歸適武庫主事缺兵部以武庫爲閒苟有力

者爭欲得之是時許襄毅公進爲冢宰獨者鍾至公曰吾已得人此奏下府君也府君諱吏部計公諱

爾知所以得此乎汝能絕外交故以媿競進者也已已署車駕員外郎巡視皇城是時逆瑾當權而

武皇帝好微行中官義子出入禁內府君故虞其變每夜偵伺防守嚴門柝堠鉦嘗立馬風雪中鬚冰結衣領上不敢懈庚午陞員外郎署武選郎中瑾私人多任武衛武衛陞罷必關白始行弘治間有已革乳母官三百人援瑾求復府君駁其不可復者五事以爲內降非制名器宜惜議出劉公大夏不可輕改且恐啓倖門糜歲給奏竟寢會考選武衛而金吾右衛指揮張某等二十餘人爲瑾爪牙府君罷其管事尚

書王敞以副入告瑾大怒罵曰汝老悖獨不知張某等可用耶敞膝行前曰郎中輩爲之敞不知也則又罵曰不能制郎中安用尚書爲敞免冠請曰幸無怒即更奏矣敞歸召府君怒曰汝後生不曉事乃令我輩受辱萬一召禍汝獨得免乎即濡筆蠆奏府君走前持奏曰勿毀成牘但示姓名足矣敞不得已以別楮書二十餘人投府君府君退召書史數十人將別爲奏上當是時瑾氣焰傾中外稍違意即置之死府君分必就逮其存初奏與所書別楮冀自明也後四日瑾敗敞拂曙入部口囁囁向府君索初奏上之以先已且日射爾君見不令毀奏也董既誅敞亦罷去同官以是多府君見是時天下被瑾害盜賊並起而

江爲甚幸未春有詔選賢守令要害地以弭亂楊文襄公爲冢宰故知府君乃爲屈常調擢鎮江府知府鎮江當饑饉凋敝之後廩不餘粟藏不餘錢解無完舍百務就弛府君嘆曰是尚可以應緩急乎爲之去奸胥縮浮費捐官洲清夙弊積贖金甃垣壁備弓弩明年巨寇劉七等自南京流入境鎮江郭外居民皆奔城而指揮使閉門自守君聞之罵曰是誠人耶爲城將以衛民未聞棄民嬰空城也乃斧尙鑰納之迨夜乃止復多爲旗幟江上諸山復以小舟載砲石發葦洲中爲疑兵府君自乘城鳴枹鼓令老弱各執

戈矛擊釜鉞助軍勢呼聲震天地寇遙望不敢逼未
幾 朝廷遣四將軍將北邊軍來而總督諸大臣十
餘人且至凡軍行芻糧器仗舟艦馱馬犒賞諸費盡
取之府諸僚佐多避事引疾府君日初出伏謁諸司
致供餼受命令日晏始徧出則促辦諸費不就寢者
四十餘日須髮為白已而狼山奏捷上功賜大紅衣
一襲府君初屈常調為守至是又能弭亂而諸寮中
憚其方嚴不得騁其郡人貴顯者又以請謁不行交
搆騰謗文襄公不能辨復以才堪保障調淮安前守
劉君祥嘗辱於寇而諸縣殘破尤甚府君一以寬厚
木養之治縣囚縱釋九十餘人訟者令持詞往逮至
則自相引證情服則薄譴毀其詞以去於是獄無累
繫御史驟見疑之比得實以為庶幾圉圉空虚之效
上治行諸郡第一癸酉擢山東按察司副使奉 敕
整飭徐州淮揚等處兵備徐州既習府君行事令下
不嚴而肅是時宸濠懷不軌沂邳間私販橫行府君
以南北咽喉不可無堅城壯軍遏其衝乃跡境內諸
盜面授將士方畧往必成擒所得衣糧錢帛甚衆則
為召募武士凡射穿札及力能舉重超乘抵距者悉
得應募既與歲給而旬日輒再閱試試有重賞於是
遠近聞者莫不景赴久之得武士數百人一可當百
會河決西岸城有圯者乃益發其瑕壘鑿石為墊而

崇厚其壙乙亥以繼母李氏憂歸比去積穀數萬銀
五千六百有奇布帛雜物稱是府君既歸而代者掩
為私囊於是武士解散引去戊寅起復補密雲兵備
密雲去京師百餘里異時

武皇帝出遊日至其

地兵備官被戎服擁橐鞬伏迎界上有所幸即令前
導趨馬行且跛曳中官益馳驟相逼或以馬箠敲朴
為戲必入賄中官乞憐乃復騎而其地去古北口邊
五十里中官監軍事者肆武斷駿削士卒士卒困甚
有警猝不可用府君聞之嘆曰凡若此皆非我能堪
也今顧得之其命矣夫雖然吾以憲臣奉

璽書行

事不出咫尺力可以報

天子即日就道是時鎮守

大監張信驪橫嘗密請救得節制兵備官聞府君氣

岸不相下必不利已乃入疏以兵備官為冗員請省
之撫巡臺臣爭不能得府君上官止一日而報者至
遂促裝曰此私幸也不復待次吏部棄官歸寓縣城
終歲杜門以詩書課子當道貴人訪之門者託辭以
謝即縣令多不得見已而曰此非所以長子孫也則
又返鄉之故居自居鄉日與田夫野老談耕牧事晨
夜令小童取芻飯牛豢魚或視春稻食豨秋至耕者
告獲率子弟開廩執槩散籌汗津津下不自止鄉人
見者笑曰憲副公乃親農人事耶府君應曰我固農
人不知憲副者誰也蓋辛勤十餘年家始足食丁亥

吏部用薦者復除山東按察副使檄且至府君嘆曰
吾亦願有所爲顧今老矣譬之棧舟已有定步又向
風波行耶引疾力辭於是巡撫江西都御史陳洪謨
上疏曰天之生才不數而才之際世甚難臣治境內
如憲使羅循貳秩憲司非不際世也然部檄且至益
堅肥遯之節循之自處得矣然用之未究其所長恐
非天生才之意也況其資稟淳雅理識精敏分曹司
馬擅老練之才歷知名郡著循良之譽近者居家一
十餘年安貧守道素無于於有司善行高風實可敦
乎流俗年力未衰遽投田野揆之野無遺賢之治似
若未慝惟聖明爲惜才留意吏部以府君所辭甚
力因不復強已丑長子洪先舉進士及第第一人爲
書以戒曰吾無厚德遺汝汝徼祖宗餘惠蒙 天子
厚恩何以自處今而後免爲完人以圖稱塞嚮者之
言勿留于耳令汝二三其心也始洪先會試時府君
命得第後須求歸省以爲汝盡忠之日長而吾見汝
之日短故云云若此蓋府君得洪先年甚遲其撫育
又至艱也庚寅洪先得告府君教之不殊童穉言動
少錯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見客踈
踏起則謂曰君謂勞耶固所以愛之也又明年有詔
覈諸告者過期除名府君曰委質爲臣不得顧其私
矣汝可以小故廢大義乎遂遣行癸巳四月三日府

君以微疾卒于家前一日猶手作蠅書遺洪先侃侃無眷戀態卒之日方對客起便旋端坐榻上而逝醫者走抱呼曰公竟往乎領其首者三計與洪先別七越月耳悲夫悲夫府君天性之厚非言可狀當壯時輕財好施有俠士風至晚歲敝衣菲食矻矻勤生又若與寒士無異蓋取之不妄故以儉用厚其節也然遇急難不復吝惜即分少必以時處家庭甚狎而長幼之序不少假借吊喪問疾未嘗不先於人與鄉里寡合矣士人親交往來務接以禮而尤不忘故舊即魚一盃酒一注情意欸欸無樊畛也與人解爭斬然是非不為兩可語置鈞鉅其中故雖忿怒碎言聞者往往心醉人之忠俠直絲毫莫欺然不欲自炫以為明有相忤者絕口不叙亦不欲向人發其陰私始以進士試給事中上姓名第三公卿賀者踵至明日奏下得之者同年張某也張為中人養子事以賄成有相告者府君不對其後當遷員外郎而競進者又攘其次諸曹不能平嗾府君曰曷自明府君曰彼之進必以賢也主事年久且為員外郎何汲汲耶於是時論鄙二人而益多府君然府君素有識量不以外物瑣瑣動心不獨此一二事爾也當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爛褐同舍唐君鵬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府君訪之比入坐唐故戲探其囊出褐示府君

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府君目逆曰汝母戲言唐又持
褐端手識相辨府君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唐醉
語也唐歸怒曰君失褐不取何也府君曰不然吾失
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爲士人乎唐始遜謝不及
當倉卒之際曲爲拚覆使形跡不露非素有輕重於
中不至此瑾旣專權喜援鄉里爲羽翼吏部尚書張
綵通政李憲皆府君同年舉于陝者也張相見輒爲
溫語相投李則願爲先容于瑾府君皆婉避之瑾敗
綵伏誅憲且除名憲黨惴惴鼠竄免禍府君載酒與
別李伏地哭曰昔之仰我者無一人至公不用鄙言
乃復憐我公其古人乎蓋府君有完身之智而不矜
能有擇交之介而不違俗有鑿淨之節而不專譽有
返古之朴而不泥跡有容物之度而不示恩自其年
少時固已然矣始如白河嘗從商舟泊襄陽旅舍有
來奔者府君佯若不諭意促之出口此非子宜畱也
其人吐實則忿怒脫走比舉鄉試出棧道郵亭亭長
告曰惡地不可畱也強入之夜半戶開月色中美女
婷婷來坐榻上府君意其奔也不之荅遂熟寢少頃
從者作魘語起問之已爲鬼物所侵返視戶戶固扃
也明日以告亭長亭長曰此妖殺人多矣而莫能動
公公福德未可量也此二事較之魯男希文何所軒
輒府君乃屢遇而易視之豈非天性有所長乎此雖

甚難使遇小心畏禍人亦或有近似者當遂菴楊公
冢宰時拔置門下士常若不及府君固其所甚愛而
尊禮者武選郎常資自可得卿貳而府君資又最深
鎮江之行非楊公意所及也一日大學士梁公儲李
公遜學皆擇府君爲鄉郡守而二使並至楊公莫能
斷忽悟曰吾獨不爲鄉郡計耶遂以解爭奏旣上始
遣人相語旣而悔曰年資若此不已屈耶雖然爲政
近民莫如守令不得爲令當爲守於汝有殊益也於
乎使府君稍計利達必無鎮江之行使楊公欲爲姑
息亦無淮安之調徐州之淹於乎此不可觀其微乎
格於此而從所好其於人何如哉洪先在侍時府君

嘗病其所持瑣瑣無高朗廓畧之行今違府君二十
餘年年且五十餘矣妄意談學猶不足以承府君一
言之教常恐奄忽無以相見地下然後爲之戚然以
悲雖然自非戚然於洪先之悲者亦豈能深知府君
平生也哉

先宜人傳

先宜人淮府長史谷村懋齋李公勲長女也幼有至
性事繼母張宜人以孝聞張病嘗禱天乞以身代張
已長子女乃獨憐愛先宜人不異所生懋齋公爲新
野訓導擇配里中得先君至期親迎試以文驚曰遠

到器也吾當成之爲延師傅督之學二年始婚於是
先宜人生二十一年矣未幾先君遊白河畱爲諸生
先宜人生長宦邸人難其行比寓白河卸飾操作親
爨治食不異貧婦諸生有困先君者先宜人見其婦
怡怡有禮其婦交相敬重而諸生亦漸自慚其後從
先君官兩京鎮江淮安兩郡守備兵徐州在邸署謹
福戶嚴出納清約特甚諸寮婦往來不敢以賄相聞
凡十七年而先君以憂歸是時且再受封有冠帔矣
視白河勤苦一日也平居不能厚藏有餘即推與人
見人饑寒窘迫輒滂下思貸之即其人負貸不恨每
食見幼穉無問貴賤必停筯分給冬未寒取舊裳浣
澣紉補衣諸癯獲咸令完厚以是敝篋中常無餘
諸女奴違命既不加責又且躬代其役素善釀雖
寒手且僵木浙浙甕盎間夜分不置家人訝曰夫人
不畏勞耶應曰女奴不稱吾氣寧自爲之省氣也嘗
洪先登第歸年且六十餘盛暑中猶向爨室視食飲
即突煤蒙面不計其慈厚蓋如此始納側室自有娠
家人尼之不爲止而視之絕少嫌忌已而聞其以言
相侵掩耳走甚則爲之飲泣不能出一語前後所生
子綺袞洪光女內懿內相內貞皆早夭獨洪先與內
德存內德洪先女兄也及笄而有目青婚一年卒而
洪先自幼至長時時多疾疾先宜人於子女苦楚矣

然視洪先問學不少憐貸至於取予交際之有節施
給推讓之以情輒首頷而贊其決曾不迂其所爲疾
亟將終氣已微猶顧側室子女淚泫泫下又數指目
示洪先意以相屬也哀哉哀哉懿德至矣自洪先有
知未嘗見其衣繒帛食重味待諸媼姆執禮甚卑諸
舅兄弟來不欲輕與相見見他婦對客辭旨清辨善
折是非每爲色赤然聽客語言又能逆知其人賢否
訓外氏諸幼必以道義斬斬不假辭色嗚呼遺言細
行諸如此類甚衆不能殫述也昔求叔子瞻能文鄭
國同安傳于後世洪先不肖旣不能力養以爲報又
不能文使懿德章顯豈不重可憾哉嗚呼後之爲婦
者不因洪先之言聞先宜人勤苦能不迂其所爲吾
目瞑矣

張簡肅公傳

國家當盛治之時必有維持培植之人生乎其間其
博厚純實剛介平恕若出於天性而不可已未嘗有
矯戾眩飾纖靡慙薄之態入於見聞是以朝廷刑賞
簡當公議清明天下趨向咸歸一時君子恃之得以
無恐譬之少壯之年元氣充滿起居以時嗜好有節
自足以凝精而握固不待服食導引之外助嗚呼此
其所係如何哉其數言有知聞先大夫與客談皆弘
治時事且謂當時六卿大臣江右有安成張公浮梁

戴公二公行事酷類古人至若剛嚴難犯張公又其
最也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爲極選而
競進者率規計恐後公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
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爲國家建勲業甚幸沒沒徒老
文字竊所耻也於是自兵部郎中出爲浙湖兩藩擢
副都御史巡撫山陝進尚書都御史掌院事歷仕凡
四十年所在咸有樹立縉紳之間倚以爲重其後閹
瑾用事憚公執灑相尼一日假內降促令致仕公去
而紀綱廢矣悲夫公致仕時瑾遣人道偵之禁假官
舟且不得與有司見公乘敝艇至徐州洪觸石敗漏
適先大夫以工部治洪夜且半聞扣署聲問之知爲
公也於是密往慰勞時寒甚衣盡濡乃解裳治具相
授鷄且鳴易所乘便舟以行臨發公慨然曰吾受先
帝厚恩恨莫能報賴君復生吾有孫當以今夕事語
之必且遂吾志也先大夫灑泣而別後洪先旣長見
公孫御史鰲山詢其所聞於公良然御史者即公所
指之孫也御史嘗爲余言公初爲郎中奉使畿內夜
遇盜劫其囊得俸銀柒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
隸易公銀同官給之曰焉知非張衙銀乎屠叩首曰
張衙惟有俸銀以是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尊貴家口
衆矣日料肉止一斤公子某以歲久來省體魁碩食
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

庫羨金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
戲曰汝常笑吾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
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饑寒常如今日
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即以小
物餽遺亦必有義路夫人卒有以悅奠者公返其人
御史從旁問故公曰悅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悅非
奠物也我故返之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觀
夫人之言與其處子者益可信矣此至隱細者也當
陝西用兵即有俘獲止以地方事入奏不爲張大語
故事兵部多幸外功冒恩賞啣公所爲妨已數窘詰
之竟不少變及督漕運入京諸閣用事者聞公名樂
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
與公不其庶幾乎宜其遭遇聖明先資畢效以身壯
國逮擯斥而不悔也蓋嘗因先大夫所論推之當弘
治時朝廷之上未嘗無小人也雖其憚於公議限於
刑賞欲亂君子之所爲而不可得亦以君子者以其
道相勝是以得久於位稍行其言以遂其維持培植
之力若公者是也彼徇俗以就功名之會委曲以拯
時之艱斯人也吾莫得而詰矣惟任已者悻悻以自
是皦皦以自異其始未嘗不藉口於公輩也然饑寒
之慮或奪於妻孥利害之機或問於朋友賣直則訐
陰細而忘大體好剛則觸凶虐而啓釁端理不制欲

之流誠不勝私之積內乏堅凝外無孚感卒之不免於矯戾眩飾纖靡慙薄之歸而小人相乘翻爲鑒戒國家元氣因以摧傷若是者視公何哉使其有以自勝即不幸擯斥矣其於世豈竟無所補哉此余所以語公行事語若頌而不厭也御史所述皆志銘行狀所未載且憶先大夫遺言不敢忘忽竊緣世誼別爲列傳抑亦備史闕文興或風於君子云爾

沈紫江戰功後序

荆川唐太史叙紫江沈公戰功皆柳慶以前事公爲叅將最久在柳慶十有三年始移淑瀘故其功在柳慶亦最多其後總兵貴州且謝病會北虜入寇

屯宣大未幾以署都督僉事總兵江淮二年調廣西

三年復爲貴州自淑瀘後每歲必有擒斬然體數被

創天陰雨不勝痛楚故數請告其在江淮江淮間素

聞公名齷販之警幾絕日以無事廣西貴州大小十

數戰最大者則有賀崖銅平之役始公爲叅將時知

狼兵能制諸猺獨土官獠獍不用命每調發土官與

共飲食寢處昵昵耳語如其父兄比罷多與生口牛

羊金帛勞遣之諸土官喜競以狼兵從公或土官死

其妻割愛子十餘歲者遣來且囑之曰汝依沈翁勿

怖遠離我也以是公所嚮輒有功賀縣諸猺據上下

礪石諸峒之險出沒焚劫二十餘年未有窺其巢者

總督都御史張公岳謀之諸軍咸曰湏沈公來沈公
不來即拚死枉死耳而是時公初去江淮畱道中其
倖功者日上計策數十張公不納伺公再問計所出
公曰此難以口舌對也夫兵貴神速因敵變化道有
迂直亦有易險寇有聚散亦有堅瑕日有遠近亦有
便阻謀有巧拙亦有忠佞疑而示之棄而擊之見形
而移觸聲而應者何可縷數也而乃欲刻畫進退持
已然以待之不已悖乎且今爲將者貪暴而昧筭者
也夫惟無筭故不得不授計於上禁貪止暴上亦不
得不遙制之事機敗於札牘之煩緩急左於期會之
豫往則空壁歸則詭功而軍又已耗此失之於不擇
非任將之過也今去賊巢十餘日爾耳目不接安所
得其形狀哉公能聽儀請以便宜許之誠得便宜以
行而一不效儀固無所逃刑也公喜執手謂曰吾今
乃知沈公遂以諸軍付之入巢數日而殲龔廷虎五
百餘人餘黨奔富川公曰不窮根株他日拱葉未可
量也乃復深入凡五旬得級三千餘俘獲倍是張公
上其功實授公都督僉事是役也使張公惑於倖功
者之口不俟公至諸軍必觀望遷延功不可成使公
制於張公動必仰成即有功亦不能弭患公多謀善
斷凡此類也又明年而崖州變作崖在瓊之南背五
指山面大海黎岐兩姓蠻藪居之而黎姓最衆土人

槩呼爲黎黎有生熟二種熟黎奉令應公徭如制獨
畏漢法不敢踐更而歲出更錢其性顛愚可計給而
上產香藥奇貨又重利中州監使數歲不一至禁網
闊弛州縣恣爲奸盜市猾導官奴戶徵諸黎更錢以
便朘削每至墟落中解鞍投鞭分懸諸黎門戶諸黎
恐具食飲土物相餽然後聽筭更錢錢直十數倍不
敢丐免而知州邵濟者旣贖貨其所遣官奴尤黠桀
無賴旣懸戶鞭復私隱之以責黎首那燕飲痛出一
牛以償而以一牛自贖官奴不賺縛置庭中笞撻之
諸女婦更出叩首服罪不許其子不勝忿強起解縛
迫逐官奴官奴驚走以反狀給邵邵遽上變而官軍
者又鬪格死那燕知不免連結感恩古鎮諸黎爲變
八年不休都御史歐陽公必進上疏議勦且以公將
兵請旣報可於是崖感萬州古鎮陵水五道部署旣
定刻期待發而公以病愈始至謂歐陽公曰瀆家斷
罪必分正從殺人者那燕使那燕殺人者誰乎今崖
感古鎮相煽從逆如虎投奔其勢不可釋矣萬州陵
水未有黨惡之實特踪跡之嫌爾而并欲除之其視
首禍如何哉且其被勦撫定數年未聞有他也疑而
誅之則傷仁撫而誅之則惰信儀以爲莫若止出三
哨則兵并而力不分三哨捷雖有異志者且褫魂矣
是公以生賜萬州也歐陽公曰善遂并五道兵以中

哨入崖州而以左右哨當感恩古鎮俾公總之且謂
公曰軍中之事惟所進退不相尼也公渡海斬不用
命者二人諸軍股慄攀蘿緣磴以入直至五指山下
縛其首惡符門欽那燕那捧等五千四百有奇俘男
女二萬餘人既班師而有貴州之命捷聞進公都督
司知賜金幣公以征黎之年至貴州再征銅仁叛苗
擒首惡龍許保龍七保等九百有奇其入銅平策甚
竒公秘不以告人人亦莫有知其說者或者謂公征
賀則索富川征黎則指萬州擒縱迭施猶鬼神不可
測度然識者以爲今之將領患功不成級不多耳甚
者屠村堡掠子女以取盈此亦邊徼故智而嶺南又
其最甚者公生長其地獨不蹈襲且以一言全數萬
生靈之命此其心可與衆人道哉憶嘉靖戊子余計
偕至京師聞西粵士人請公于司馬願得以爲柳慶
叅將於是始聞公名其後讀荆川戰功叙心益慕之
荆川旣善爲文而公總兵江淮開府鎮江與公數相
見其所叙皆公口中語以故情狀曲盡每誦之如親
見其躍馬彎弧叱咤之勢其借箸畫籌彈劔決勝眉
目霍耀人前又可想也賀崖諸役惜不令荆川聞之
盡入摸寫以補百將傳之所未備然善觀人者即其
一二事亦大要具矣惟叙柳慶時不著劉現盧回事
豈以爲非戰功耶劉現盧回者思恩土酋與他酋徐

吾韋貴相仇者也徐韋與爭峒地不勝忌嫁禍于我
以千金賄他將上變都御史蔡公經從衆議勦之而
劉盧連敗徐韋乘勝攻圍武緣勢張甚公自柳慶謝
病家居而安南議起用事者數強公堅不應至是蔡
令叅議陳公茂義都指揮白公法就問計公大言曰
二公不畏死事濟矣陳曰柰何公默然良久曰非謂
即死顧膽大耳陳曰豈少我耶公曰不然吾知公足
辦此以故冒禍出此言也夫劉盧爲仇所迫非故反
我其愛生惡死豈與吾人殊哉誠用儀計至武緣盡
遣諸軍而以數老弱卒白手從公入其營數言可撫
而定也陳曰彼敢吾不備見畱柰何公曰彼固求生

110X
135
8